

長篇技擊小說

鐵獅鏢

鄭証因著

長篇技擊小說

鐵

獅

鏢

鄭證因著

版權所有

不准翻印

著作者 鄭 證 因

出版者 三 益 書 店

印行者 勵 力 出 版 社

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

總經售 勵 力 出 版 社

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長篇技擊小說

鐵獅鏢目次

鄭證因著

第一章 五指拳孤雛會雙龍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章 訪二醜香山偵盜窟……………二三

第三章 入匪巢雙雄闖重關……………三八

第四章 襲鏢局樂善莊聚義……………五九

長篇技擊小說
鐵獅鏢 上冊

(著者保留影劇攝演權)

鄭證因 著
鄭吳志學 修

第一章 五指拳孤雛會雙龍

沙天龍又說到武功向韓鐵道：「師弟你提到這種鍛練綿掌的功夫，這也是一種最難操練的武技，江湖上能運用這種掌力的，輕易見不着，這種功夫鍛練之難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其實運用這種掌法，並沒有多少訣要，和不傳之祕，只是把架子站好了，氣血調勻了，氣貫兩臂，注於掌心，運掌拍打，決沒有什麼神祕的手法，所准的就是得用極長的時間，力量不勻，氣血不調，火候不到，一年半載見不出一點功夫來，你想一個人得有多大的耐性，所以這種功夫，多半是練到一二年上落個半遠而廢，這種功夫就使着有恆心，有毅力，有耐性，更得明白了拳術運用之理，掌力輕重，得心應手，才能一步步見出功夫來，就是按着所指點的方法，每日向這上面運掌拍打，像金郎這點年歲，一二年中，只能練的掌上的力量增加，可是這種綿掌功夫的造就，絲毫看不出來，連師弟你也何妨從此試試，在你武功上已有造就的兩掌運足了力量，也不過是多遭踐幾刀紙，像這上面掌力拍打後，把上面的紙逐漸的震破，在你這種原有功夫的人，一年內你的掌落處，把這下面的紙能震破一百餘張，可是要想真見出功夫來，那還差的遠呢，這種功夫，練到時候時，掌落處，上面的十幾層紙不破不碎，下面能够碎裂到一百餘層，那才算到了火候，這種功夫談何容易，這種掌力練成時，只要與人遞上手，掌打在敵人身上，在表面上不見重傷，可是專能打臟腑，使你內

部震動，只要這掌力所中的的是致命處，你想活了，就是被打後不是致命之處，皮面不破也能骨斷筋折，這種綿掌功，在武林中最厲害的手法，可是能把這種功夫，能練到火候的輕易見不着，就因為沒有刻苦的功夫，悠長的歲月不容易練出來，韓震點頭說道：「到了我這種年歲，這種功夫我決不再指望着練他了，」鐵沙掌沙天龍又領着韓震到了小淺坑旁，用手向地上一指，向韓震說道：「師弟，現在咱們哥兒兩個，只當取笑了，你的輕身飛縱術，不管你先前在師門中怎樣學來，就憑你來到飛仙巖楓樹谷，這十幾年的工夫，你住到這樣險峻的地方，整天的爬山越嶺，所走的盡是些巉崖峭壁，不要你原有輕身飛縱的功夫，就憑你在這種地方，這些年無形中就把你鍛練出來，所以現在我雖沒有和你比試，你的輕身術決不算軟弱，韓師弟因為我知道你當年傳授你武功的派別，所以我斷定給金郎所下手這幾樣築根基的淺俗容易的功夫，你是一樣不會嘗過，這拔坑跑板全是輕身術，這半尺的淺坑，我知道難不住你，假若再加得半尺，師弟你就怕不準成了。」韓震哈哈一陣大笑道：「沙師兄，我還可真有些不服你了，我無論怎樣沒出息，也不致於連這點淺坑全會費事，沙師兄，這些天來，你也看的清清楚楚，我兩腳上好生生沒有毛病，你怎麼看成我那樣廢物呢。」連金郎在旁邊也笑了，沙天龍含笑說道：「韓師弟，我明知道說出來足會惹你生氣的，好在我現在知道師弟你一切能招待我，只能認爲我故意和你取笑，決不是我自己狂妄，輕視你師弟，金郎你也別悶着，把這坑裏的土沙再取出半尺來，叫你韓叔叔試試，他若是練的好，往後你就可以多跟韓叔叔學，省得全讓我一人操心，金郎是十分高興，他也因為沙叔叔說的過於的不像話了，韓叔叔在這山崖一帶一縱身就能贏起丈餘高來，如今沙叔叔竟說他連一尺深的坑全會上不來，這不也太笑話了麼，這坑內的土沙

，早已削好的浮壘在裏面，不大的工夫，金郎把土已經堆在坑旁，沙天龍道：「你把下面弄平了，深淺正好。」金郎跳到坑外邊，把手上的土在衣服上擦淨，瞪着眼只看着韓震，只是笑。沙天龍道：「韓師弟，你就試試看。」韓震道：「師兄你別拿我開心了，我沒有那麼厚的臉皮，這麼大的一個彪形大漢，竟弄這種小孩子的玩藝，你這是哄着金郎開心解悶了，我不上你的當。」沙天龍微笑着說道：「韓師弟，你完全錯會了意，你把這手功夫看的太易了，真要是隨便練上縱身，那用不着你，你看金郎上下也不會費事的，這拔坑之法，單有一種姿勢，師弟你還是有一身功夫，我就敢武斷的說，一尺深的坑，你要想起落自如，不覺着費力，你也得一個月以後，每天你不下早晚兩遍功夫，你就不成。」韓震聽沙天龍這樣說法，不像是故意取笑了，遂問道：「沙師兄，要怎樣拔這個矮坑，才算功夫呢？」沙天龍道：「輕身縱躍術師弟你是明白的，全仗着輕身提氣，伸縮之力，和兩腳兩腿上的彈力，所以他能够拔高縱遠，拔這個矮坑，像平常施展輕身術的方法，完全不許用。要挺身直立，在矮坑中兩支腿微分開些，腿當中不許離開三寸，兩隻腳並立着，相隔也不過三寸，全是脚尖向前，兩臂下垂，身軀挺直，雙臂往上一舉，身軀子往下矮，兩腿不許彎，只憑丹田之力，硬往起拔，腳踵離地之後，不許再往下落，身軀就這樣筆直着拔上坑來，韓師弟，你別生氣，你是準不成。」韓震一聽，搖了搖頭道：「師兄，這幸虧你我在飛仙巖楓樹谷，沒有一個外人，你這種難題目，先前是一字不露，叫我說了一片大話，你竟自亮出這種架式來，我還有自知之明，現在我就認了，我是準不成，武功中一鶴沖天的絕技，也沒有這種拔坑的雜練，因為那種功夫，雖也是氣功，可是還有抖臂頓足之力，凌空拔起，已經不是三年五載所能練出來的，像這種拔坑，我練上三個月

，也未必成，師兄你太誇獎我了，我一個月就能趨落自如，我不信我有那麼快的成就。」沙天龍不由的哈哈一陣大笑道：「師弟，你現在可不敢嘴強了，可是我認定了你骨格氣力，全不同平常人，你的天賦既佳，你少年時，又酷愛武功，所以你氣血筋骨全比平常練武的好得多，內力充足，這是練武的最難得的根基，師弟難道你不明白麼？」韓震點點頭道：「這我倒十分相信。」沙天龍道：「你不妨試試看，這手功夫也正可以試驗出來你這些年的造就，究竟如何。」金郎一旁聽着現在他們所說的話，可就全不懂了，却推着韓震道：「韓叔叔，你何妨下去練一回，也叫沙叔叔看看。」韓震微笑點頭，遂跳進矮坑中，自己沉肩下氣，把姿勢擺好，韓震現在決不把這種功夫看輕了，雖則未曾練過，聽沙天龍一說，他立刻就明白這種功夫的道理，他把氣往下一沉，先把氣調勻了，不讓他有浮燥之意，把氣貫到下盤，猛然雙臂往上一抖，丹田一用力，完全貫到兩腳上，腳跟一起，腳尖上已然用上力，他竟平拔到離着坑邊也就是差着二寸，仍然落下去，沙天龍却喊了個「好」字，跟着說：「韓師弟，你真是天生來的練武的材料，」可是韓震自己已經覺得着愧異常，個人已有十幾年的武功造就，如今施展這種練輕功基本的功夫，連這一尺淺坑全拔不上來，十分慚愧，向沙天龍道：「沙師兄，你別叫我難看了，我連這點功夫全運用不上來，可見我武功上還差得遠呢，」他說話間，已從淺坑出來，沙天龍道：「師弟，我已和你說明白，這種基本功夫，你居然有這種表現出來，已非容易，這種情形，已出我意料，不過在初次試練，你的氣眼力還是調不好，運用不宜，可是你在很短的時期，就有極好的造就了，師弟你能好好的下一番功夫，一兩個月後你自知道，你原有的功夫全可以如何加深又快了。」韓震此時真把沙天龍當作師父看待，他把十幾年前那種爭名好勝的

心，完全收斂，自己是安定了刻苦的心腸，爲將來重入江湖成名立業，也好重返故鄉，他自經沙天龍把武林正宗的各種功夫傾囊而贈的教與了他，韓震從此每天夜間必然和金郎一處鍛練，韓震本身武功已有根基的，他的本領是突飛猛進，可是金郎也無形中得了極大的益處，這韓震在和金郎一處操練，他從旁引誘指導，沙天龍更是細心講解，他們這隱跡潛縱楓樹谷內，不與外界接觸，精神專一，心無旁念，這是平常人所難得到的一種境地，日月如梭，光陰似箭，沙天龍帶着金郎來到楓樹谷，已到了第四年，他們整整在這裏三年的功夫，金郎的武功已築下堅固的根基，可是韓震這三年來，他的武功造就，尤其是已得着少林派的真傳，鐵沙掌沙天龍把他看成骨肉兄弟一般，遺叔姪兩人，在這楓樹谷中，雖然見不着外人，守着韓震這麼個快腸熱骨親若家人的主人，絲毫不覺寂寞，韓震那個最近的僕人，毛燕，他也被韓震領進了楓樹谷把沙天龍金郎的出身來歷，完全說與了他，叫他口頭謹慎，形跡上嚴密着，早晚要進楓樹谷來伺候一切，這時金郎武功的進步，常人練六七年也沒有他這麼好的成就，尤其是輕功捷縱法，跑板的功夫，已經能把那塊木板倚到山壁上，到兩丈高的斜坡，他能飛登上下自如，走籬籬，裏面的砂石在這三年多的工夫，把裏面取得只剩了淺淺的一簾籬底兒，兩腿上鐵瓦經換到一斤重，走青磚已經能直立在地上，行拳進退，穩練自如，各種的兵刃，全能够運用得法，沙天龍已經把九節盤龍棍另打造了一條，分量比自己所用輕着一般，到此時這金郎的武功教着也容易，練着也容易了，他已經造就的對於武功心領神會，拳術器械，和韓震每天必要一動手過招，這時正是一處個秋涼時候，這楓樹谷中，四面的山頭，楓樹葉子全變了紅色，這天晚間，月明之下，韓震和金郎兩人對手操練功夫，鐵沙掌沙天龍站在一旁看着，毛燕蹲在石屋旁用木材

給他們燒茶，月明星稀，秋風颯颯，四面的山頭上樹被風吹得，唰唰的亂響着，金郎和韓震走了一趟羅漢拳之後，歇息下來，圍着谷中，各自來回走着，沙天龍看金郎自入楓樹谷，不到四年工夫，他身體發育得竟如成人，只是日月消磨，個人在這短短的數年中，可越發的顯着老多了，這時金郎正走到面前，看沙天龍兩眼注視着自己，遂問沙叔叔你又想什麼，沙天龍含笑說：「我看你身量長得這麼快，幾年的工夫，你也像個大人了，我計算起來，咱們爺兩個到這裏，還不到四年呢。」金郎被沙天龍這句話勾起了從前的一切，未入楓樹谷之前，所經所歷，全擺在心頭，一陣難過，淚珠兒在眼中幾乎流出來，趕緊扭頭看了看別處，他也是怕勾起沙叔叔的傷心，金郎是極聰敏的孩子，因為沙叔叔是生龍活虎走江湖的一條鐵漢，只爲了自己，把他形如囚禁的困在楓樹谷中，一幌好幾年的工夫，就不能再往外面去，所以金郎自己對於鍛練武功，不用人再督促他，恨不早早的把本領學成，好跟沙叔叔一同入江湖尋訪仇人，爲全家報仇雪恨，今夜自己知道沙叔叔又是想到了往事，遂把悲傷強自忍着，向沙天龍道：「沙叔叔，你看我近來功夫的進步如何？」沙天龍道：「很好，你的造就很快，可惜叔叔的本領也止於此，不能再往深處教你了。」金郎道：「以我現在這點本領，若是全把它練好了，咱們能離楓樹谷麼？」沙天龍點頭道：「只要你把所學的功夫，全能操練純熟，那時自能和叔叔重返廣東省，只是你不要心浮氣燥，事情也不要看得那麼容易了，現在住在楓樹谷中，風平浪靜，只要一離開這裏，就要走上那步步危險的道路，江湖上沒有這麼乾淨地。」金郎道：「我倒不管那些，我只盼着我入江湖之日，任憑他生死存亡我沒把他放在心上，我心中只惦記那苗疆上的鐵娃哥哥，這些年不知他流落到那裏去了，他還不如我們叔叔，始終守在一處，好得多了。」

，沙天龍道：「我們與鐵娃的遇合，似有一番因緣，那個孩子雖是苗族，天性非常的良善，從小更具有俠腸熱骨，我看將來定能與他重聚。」金郎道：「我正盼這樣。」正說到這兒，那韓震忽然猛一翻身，飛縱上東面的懸崖峭壁，眨眼間他已翻到上面，在那楓樹叢中轉了一迴，沙天龍看他這情形，似乎見到什麼差眼的事，高興招呼道：「韓師弟，你搜尋什麼？」韓震不答，他轉到南面上，才從上面翻下來，鐵沙掌沙天龍看到韓震這種情形，分明定有緣故，向他臉注視着說道：「韓師弟可是發覺這楓樹谷有了外人的蹤跡？」韓震搖搖頭低聲說道：「此時還不敢斷定，不過方才我分明見楓樹林中，樹上面一片倒影，清清白白的有一個人影在樹隙間停留一下，是我搜查半響，竟自沒有一些跡蹤，這真是怪事。」沙天龍搖搖頭說道：「師弟不必疑心，這飛仙岩楓樹谷我已經查看過多次，這裏雖則不能認定了就是人跡難到之處，可是外人決不會無故的向這裏搜尋，因為這一帶奇險之境，不是平常一般會武功的人所能任意出入，師弟你所見莫非是一頭猿猴？」韓震道：「這五指峯一帶，輕易見不着猿猴的蹤跡，因為圍着楓樹谷沒有猴子可採取食物，所以這種我就沒發現過有猿猴，到過這裏，彼此談談講講猜測了一陣，也認為不致於就會被外人發現，這人跡不到的幽谷，韓震總是在五更左右，仍然返回前面，這一白晝間，韓震決不進來，毛燕有時候在作飯的時候，幫着沙天龍操作一陣，他們這樣習以為常，已非一時，韓震也因為今夜的月色，格外的清朗，他也更因為楓樹谷發現了人影，走的更晚了許多，他才轉進石洞口，因為這裏全是走熟了，夜間他歷來不帶燈火進石洞口，因為外面月光雖已西沉，可是進洞口丈餘內，尚可辨清一切，往前走上去沒有五六步來，韓震竟自大驚，只見一塊巨石把這洞口堵塞了一半，韓震知道此事可有些危險了，這塊巨石重有數

百斤，不是平常力量所能搬動的，雖則把洞內堵塞了一半，像韓震這種高大身軀，就不能出入，他趕緊縱身出來，高興叫道：「沙師兄你快來。」沙天龍和金郎已經上床歇息，聽得韓震在山壁那邊高聲喊喚，沙天龍也自一驚，向金郎招呼了聲：「把傢伙抄在手中，先不要出去，聽我招呼。」沙天龍一推門，縱身出來，招呼道：「師弟！什麼事？這樣驚慌，趕是有什麼羞臉的事麼？」韓震道：「沙師兄，你過來看石洞中發現巨石阻路，這定然是有人已然闖入楓樹谷。」沙天龍聽得這種意想不到的事，驚疑之下，飛身縱上這一段山壁，韓震已經把身軀往旁一閃，用手指看石洞口內，叫沙天龍看，沙天龍走進洞內，溜目光仔細查看，見這巨石並不是楓樹谷內所有，自己向前用手搬着，這塊巨石，用力開了間重有五六百斤，沙天龍雙臂的力量一合，竟自把巨石搬起，倒退着撤出洞口，見下面金郎並沒出來，遂往下走，這塊巨石順着這段山岩滾下去，砰的一聲，巨石粉碎，谷中震的山鳴谷應，在這巨聲暴響中，金郎已經推門出來，却提他那條九節盤龍棍，這時東面的懸崖上，竟有人狂笑一聲道：「釜底之魚，我看你們這次還往那裏去？」沙天龍認爲是雷州二醜，香山四煞，一班敵黨又已到來，沙天龍是忍了好幾年的怒火，又復湧起，伸手把腰間的九節盤龍棍往外一撤，怒叱一聲道：「賊子們，居然趕到這裏，自尋死路，沙老子要你再逃開盤龍棍下，我就在這裏苦煞了這些年了。」在他怒叱聲中，翻身飛縱，沙天龍此時再也不顧一切，任憑他敵黨有多少，也要一拚生死了，他往起輕登巧縱已經翻上崖頭，韓震跟金郎一個由南面，一個由北面，全翻着懸崖峭壁，一同撲了上來，沙天龍聽準了發話的是在東面崖頭，一排楓樹之下，自己撲上來，那發話的人竟自跑去，沙天龍惱怒十分的把九節盤龍棍封起，喝喊道：「既敢前來楓樹谷探查沙老子的蹤跡，爲什

麼隱隱藏藏，我看你往那裏藏？他竟把掌中這條九節盤龍棍掄起來，向那樹頂子上喇喇的就是兩次橫掃，把那枝葉打得滿天飛舞，往谷底下落去，如同下着紅雨一般，他在棍掃楓樹頂子，一連四五株樹帽全被打得枝葉脫落。忽然在離開他身旁丈餘遠，一株樹頂子上，竟有人喊了聲：「你是誰的老子，接傢伙吧！」喇啦一聲，一塊斗大的石頭，從樹頂子上飛下來，向沙天龍身上砸來，沙天龍往旁一撤身，一抖九節盤龍棍，把這塊石頭打入谷中，沙天龍已經騰身撲過去，喝聲你是什麼人，這麼藏頭露尾，他是連人帶棍一塊進，竟往這株樹撲來，可是這樹頂子上湧起一條黑影，直拔起三丈多高，斜着往下落，竟自到了西南角一段懸崖上，這人竟喊了聲：「姓沙的！見了面，你自會認識，咱們下面去比劃，」此人身形輕快，已經捷如飛鳥，向谷底落下去，這時韓靈金郎也全撲過來，沙天龍無暇向他們打招呼，也跟着輕登巧縱，從這懸崖峭壁上追趕下來，趕到沙天龍往谷底一落之前，下去那條黑影却站在谷當中，一陣狂笑道：「老沙你這種毛燥的性情，怎麼依然不改，韓靈和金郎見沙天龍那般身手，始終沒追上這人，現在來人居然闖入谷中，全恐怕沙天龍有失閃，韓靈和金郎也趕緊追了下來，這叔姪兩人，還沒落到谷底，見那來人已經停身站在當中，沙天龍忽然驚呼了聲，又復大喚道：「好，原來是你，你這忘恩負義之徒，原來見我，」沙天龍縱身而起，九節盤龍棍向這人砸去，那人一個旱地拔葱，騰身而起，往下一落，已退到南面山壁下，口中却喊道：「老沙，你要瘋呀，九節盤龍棍向我施展，分明你是要找難堪！」鐵沙掌沙天龍二次騰身而起，也憤怒十分的喝叱道：「我早活膩味了，這幾年的工夫，把我沙天龍折磨死了，居然還有和你見面之時，你還想活麼，」立刻這條九節盤龍棍二次又砸了下去，此人又復騰身而起，飛縱向東邊山壁下，沙天龍這

次追的更疾，他這九節盤龍棍還是用到了十二分力，那人二次閃避，盤龍棍砸在地上，震得碎石粉飛，這人逃開之後，他竟不再往谷中落，往起一騰身，貼着山壁縱起兩丈多高來，竟自貼到了這座峭壁的半腰，韓震跟金郎也全趕過來，金郎却招呼道：「沙叔叔，這可是我們的仇人，雷州二醜一黨麼，沙叔叔我幫着你收拾他，沙天龍却喝了聲不要你管，三次騰身往起一縱，連人帶棍往山壁上撲去，那人背貼着山壁，兩手向身後一推，身軀已經橫着躍出來，往谷中一落，沙天龍盤龍棍三次砸空，那人往谷中緊自縱身，退得遠遠的，才轉身招呼道：「沙天龍，我連讓了你三棍，你再這麼無情無禮，我可要不再念朋友之情了，我只爲得向你耍我那小主人金郎，才這麼捺着性兒的任你欺侮，你爲什麼這麼恨我，何妨說明，我既前來到楓樹谷，我還會再跑了麼？這時韓震見來人只是不動手，可是身形那份輕快，實比沙天龍高的多，此時更聽到這人說話，分明不是敵人，遂高聲招呼道：「朋友你究竟是何如人，請你趕緊說出姓名，你要找金郎是不是被那雷州二醜差派而來，」此人哈哈一笑道：「說話可是這裏的主人韓震韓老師麼？我姓鄧名子敏，」韓震一聽，大驚失色，因爲聽沙天龍不斷提說，他也是生死患難之交，自從鐵獅王出事之後，再見不着此人蹤跡，沙天龍每一提到他，就痛罵一番，深恨他忘却了當日鐵獅王生前的恩待，萬莫想到他也這麼忘恩負義，怕死貪生，躲得遠遠的，再不肯露面，此人有一身絕技，既肯前來相訪，沙師父正該叫他說明，過去這麼遽然動手，也太以莽撞了，這時沙天龍從峭壁的半腰翻下來，仍然想追趕過來，韓震已招呼金郎一同把他截住，韓震說道：「沙老師，來的既是舊友鄧子敏，老師你們什麼話不好講，何必這麼動手。」沙天龍把九節盤龍棍往地上一扔，放聲痛哭起來，來人正是九現雲龍鄧子敏，他見沙天龍把一腔悲憤全

宜洩出來，他竟也撲過來，抓住沙天龍，也是淚流滿面，哭着說道：「老朋友，這幾年可難爲你了，你不要認爲我鄧子敏就那麼負心，我專訪你叔姪，和暗中偵查謀害我們恩主的仇人們的動靜，以及究竟主動着下手之人，你容我慢慢的說與你，倘若我真有負心之處，老沙你把我處治了我倒也值得。」沙天龍把淚拭了拭了，韓震過來招呼了聲：「鄧老師。」鄧子敏拱手說道：「韓師父，我若是不遇到你恩兄杭州捕頭劉漢英，我那會找到這裏。」韓震驚問道：「鄧老師，你竟也見過我那恩兄了麼？」鄧子敏點點頭道：「正爲得他的指引，才會來到你們這隱秘的地方。」金郎站在一旁，只靜靜的聽着，沙天龍拉着他的手叫他站到面前說道：「金郎，這來人就是和你亡父蕭老鏞頭過命的交情，他叫鄧子敏，你要多給他磕兩個頭，求他不要忘了鐵獅王當年恩待之義。」金郎竟自招呼了聲：「鄧叔叔，我早聽我沙叔叔講過，你也是我爹爹舊日的好友，你多照應我小姪吧。」金郎跪在地上，就叩頭，鄧子敏淚流滿面，俯身把金郎的雙臂抓住，那金郎硬給架起來，轉了轉身，叫金郎而對着往西沉下去的月光，向金郎臉上仔細看着，悲聲說道：「金郎，你居然長得這麼高了，鐵獅王居然有後，我鄧子敏也還能見着你，金郎你不要聽你沙叔叔的話，鄧子敏豈是那無情無義之人，我要助你爲鐵獅王報仇雪恨，和那班惡賊一決雌雄，鄧子敏此時抓住了金郎，竟不忍釋手，韓震一旁說道：「鄧老師何不到屋中坐一坐，你和沙老師多年未見，裏面細談談吧，鄧子敏點點頭，金郎把沙天龍九節盤龍棍拾起，一同向屋中走來，到石屋中，韓震在燈下細看這九現雲龍鄧子敏的面貌，見此人一派文雅之氣，決看不出是個名震江湖的武師，滿面憂鬱之色，彼此落坐之後，沙天龍此時把方才那些憤怒，似乎全忘掉，目注着鄧子敏，慘然說道：「你叫我沙天龍見了過去的一班人，如何不恨

蕭老鏢頭，身遭奇禍，爲一般惡黨所暗算，慘死在鏢局中，落到那般的結果，我捨死忘生，救出他母子來，逃生廣州城，被強敵迫趕得逃奔苗疆，一路上還屢被邀劫，我想你比我精明幹練得多，這件事情，事前你頗有聞耳，雖說是天意該當。我們未能早早趕回，叫老鏢頭脫過這場劫難，可是事後我認爲你決不能袖手旁觀，那知道你竟從此不再露面，我們蹤跡任憑如何嚴密，尙不能避開敵人的追擊，我就不信你不能訪尋我們下落，苗疆遇禍，主母在鐵樹旁也落到慘死，若是有你幫助我，何致於再叫主母落到那般結果，我帶着這可憐孩子，從苗疆逃了出來，敵人已在發動了力量，非要把我叔叔得到手中才肯甘心，幸虧是遇到一般俠腸熱骨的人，助我叔叔脫出魔手，蒙劉漢英的指示，投奔這飛仙岩楓樹谷，隱跡潛蹤，我沙天龍算是兩世爲人，只是你鄧老師竟自忍心把當年我們一處我所說的話全忘了，倘若我們在廣西脫不出一般惡魔之手，連我叔叔也落到他們手中，咱們今生今世，把一切恩怨全消，鄧老師你不覺於良心有愧麼？」鄧子健冷笑一聲道：「沙天龍，你把你看得太重。把我鄧子敏還要當作何如人？我若是那種勢利之徒，我早能夠享田園之樂，作那無拘無束的富翁，我何至於流浪江湖，這些年來只爲我天生耿直的性情，和不同俗流的見解，不合時宜的行爲，不會趨炎附勢的手段，我只要有真肝胆的朋友，所以到後盡遇些叫我厭惡的人，我也處處的遭人厭惡，所以功名富貴，名利場中，與鄧子敏無緣，鏢獅王蕭宏，他雖然性情那麼與人難合，剛愎自用，可是我鄧子敏認定他是有真肝胆的人，情願屈身在他鏢局中，作他門下食客，我正是爲得和他多聚和幾年，彼此在全有真知灼見之下，我要助他樹立百年不敗的事業，只是他的厄運當頭，我們也是自身沒有那種福命，方有這場橫禍臨頭，這種陰謀暗算，神鬼難防，任憑你有天大本領，你能够天天

預防着這種毒謀詭計麼，事情發作，再挽救已經來不及了，我若不是被那撥鏢牽擊看，也可以早趕回廣州城，趕到我重翻回來時，鏢局子已經落個冰消瓦解，死的死，亡的亡，逃走的更不知下落，所有雷州二醜，香山四煞，嶺南七弟兄，這一般盜黨，雖也有傷亡，但是他們黨羽衆多，鏢局子消滅之後，他們爲得斬草除根，在廣州城依照散佈下許多黨羽，潛伏在各處，暗中偵查消息，他們最注意的就是我們這一般人，和各處分鏢局子有力人物，我在那時，見總鏢頭的屍體尙還沒被火焚化，被地方官收斂起來，我那時在廣州城那邊敢露面，並非是我鄧子敏懼怕他們人多勢衆，我只爲尙沒探聽出主母和金郎的下落，更不知道你是死是活，我形跡隱秘，正爲的叫這般匪黨們知道鐵獅王身後，有力的朋友，完全逃走的逃走，怕事的怕事，再沒人敢出頭給他復仇，我們才好暗地圖謀，是這樣我各處探聽主母小主人的下落，和保全各處分鏢局子殘餘的一點實力，叫他們不必強自掙扎，白送性命，還不如暫時藏鋒斂銳，有那種交情的，忍辱一時，等待主母小主人的下落查明，設法約集武林同道，爲鐵獅王復仇，不能等待將來的，任憑他們另投生路，也不必顧全那種無用的義氣，所以七處分鏢局子，大半由我親手結束了，可是主母和小主人的下落，一些也查不出來，所有鏢局子舊日同人，除了死在匪黨手的，也全懼怕他們手段過辣，勢力太厚，全離開了廣東省，這一來消息絲毫得不着，我這才親自趕到雷州一帶去搜尋那二醜的蹤跡，認定他們是這場事主動之人，是否主母和小主人也落在他們手中，只是我到雷州，並沒見着這兩個惡徒的蹤跡，敢情這兩個惡賊，他也知道鐵獅王生前很有一般過命的朋友，他提防着我到雷州，和他算這本賬，他們從廣州城退出去之後，就把形跡隱匿起來，任憑他舊日在雷州一帶手下効力的黨羽，也全不知他們隱匿到那裏，後來還是在

香山探出些蹤跡，知道楚璧樊莊這兩個惡賊，他們正在用全份力量，各處插查尋訪鐵獅王妻子的下落，並且風聞着保護主母和小主人的正是沙師父你，已經離開廣州地面，逃奔東南下去，我認爲這情形與事實不符，那楚璧樊莊，和他所勾結的盜黨，勢力只能够在廣東廣西一帶，沙師父應保着主母及小主人，應該往內地逃才可避開他的勢力，我認爲這種傳言不可靠，我遂沿長江往下游一帶盡力的搜尋，查訪，整整二年的光景，我把江南幾省走遍了，時日越多，越聽不到一點消息，我鄧子敏已然發下誓願，無論如何，我就是見不着活人，我也要見着你們的尸骨，若是這麼活不見人，死不見尸，就此罷手，我死不甘心，我重返天南，仍然是盡力的搜尋查訪，事情是越發叫我灰心，見不着你們三人的蹤跡，可是融入越發樹立起威望勢力，雷州二醜，和嶺南七弟兄的餘孽，他們竟在香山團結起來，越發的根基穩固，這在南數省的綠林道中，竟推他弟兄們爲魁首，可是主母和小主人好似已經不在人世，無論是綠林道中，和舊日的鏢行，再沒有人提到你們的蹤跡，我遂趕奔廣西省境內，到處搜尋，後來才漸漸得到些信息，說是你們已經深入苗疆。

在苗疆中隱匿到極荒僻的地方，幾乎與人世隔絕，連苗疆中人能知道你們的準下落的全沒有，我只得扮作治病的郎中，混入苗疆中，到處賣藥治病，把每一個苗地全走遍了，我在苗疆差不多一年的光景，只是知道有你們這三個漢人在苗疆住過一個時期，在虎牙酋長統率苗民時，曾發生過一次變亂，有的說是你們在那時已經遇難，有的人傳說你們已逃出苗疆，只是終得不着確實信息，後來我流落到白洋河地方，那是苗疆中最冷落的一個苗墟，在那裏竟遇着一個叫金魯的苗墟領袖，才得到你們真實的信息，知道你們從鐵獅鏢分手之後，已經逃奔內地，但是你們離開鐵獅鏢，那時是否能夠安然脫離苗疆，就不得而知了，

聽得你們在苗疆所遭過的情形，真叫我痛心欲死，可憐主母竟落到那種奇慘的事，寡母孤兒被仇家逼得匿跡邊荒，又遇到那虎牙酋長，幾至失身，我雖非目覩，想像當時的情形，真叫人痛恨，我還恐怕你們一方面被仇家追蹙上，一方面那苗酋的勢力也是可懼，難免遭他毒手，我這才從鐵箭墟那裏起，一路上凡是有苗民聚集之地，我全把他檢查一番，因為我是個賣藥的郎中，在苗疆中最受他們敬重，所以訪尋一切，尚還便利，只是每一個苗墟中，把一二年來所見過的漢人，以及他們那次因你而死的虎牙酋長，發生意故時，所有他們看見的漢人，全一一的向我學說一番，決不像有你們在內，這一來我越發的不敢就離開苗疆，我每到一處，連附近凡是行走的道路，全把他搜尋一番，也是上天見憐，我這番苦心，無意中有一天走到鐵樹砦那個地方，那麼險峻荒涼，平時苗民全輕易不到，那裏雖然有一條小路，也是多少天見不着一個人。我在鐵樹砦經過時，突被人襲擊，事出意外，我不過是從那裏經過，對於那個地方絲毫沒有沾染，幾塊巨石，不是我躲閃得快，幾乎被他所傷，這一來我倒要仔細搜尋，竟在鐵樹林中發現了一個年青的苗人，身形矯健，智猛異常，我向鐵樹中圍時，他隱身在一棵鐵樹頂上，用巨石從上投下向我猛砸，並且發出漢語喝令我趕緊離開那裏，不許從那裏走，我聽他能講漢語，越發奇怪，就問他我走我的路，各不相擾，爲什麼無故的用巨石襲擊，是他也說不出什麼道理，只說這鐵樹砦是他一人所有，不論漢人，苗人，全不准從這裏經過，只要我敢不聽他的話，他就要用苗刀苗箭對付我，我因爲這苗人過分無理，我略施身手，已經把他制服得不敢再逞強暴，我還是追問他爲什麼霸據這鐵樹砦，不准人從這裏走，他才告訴我，他爲得舊日恩主葬埋在鐵樹林中，他爲得守護故主的墳墓，保護尸骨，所以這裏任何人不准走進去，我聽

得這個苗人，竟有這般難得的信義，忠誠的行爲，遂追問他所埋葬的究是何人，因爲苗族中沒有這種風俗，他先前只是不肯說，我設盡了方法威脅利誘，他實因爲他的力量本領不能對付我，他才請求我對天發誓，他說出鐵樹林所葬埋的人姓名出身之後。我不得稍生惡念侵害了所埋葬之人，我爲得知道他這種非常的舉動，並且我疑心他所守護保全的尸骨，不是他苗族死去的人，所以慨然對天發誓，這苗人才從實的告訴我，他名叫鐵娃，鐵樹林中所葬埋的正是主母死後的遺骨，他更把當日你們遭遇的淒慘情形，述說出來，我當時聽到鐵娃這番話，我是肝腸寸斷，遂把我個人的來歷也從實的說與了他，叫他領我到主母的墓前叩拜，趕到鐵娃把我領入鐵樹林深處，我越發愧對這個年青的苗童，想不到一個苗人他竟生來這樣熱腸快骨，有血性有熱情，他把主母的埋骨之處，全憑他一人之力，把那一帶修整得十幾丈方圓，全用細石鋪好，把地面砸平，墳墓就在當中，四週更用石塊堆起三尺多的一道矮牆，任憑雨水山水全可以下致於把那墳墓冲壞了，他更在墳墓旁一棵大樹上，搭蓋了一個蘆棚，就住在那裏，數年間已經寸步不離，自己只在附近找些野獸飛鳥充飢，得着較大的野獸，送到苗壩中換取些食糧，他是一心等待沙師父和金郎重返苗壩，他至死不離鐵樹岩了，並且指他耳上那支金環，說是預備着將來和小弟金郎重會時，以主母所賜的金環爲證，我爲得鐵娃這孩子有這種義烈的情形，叫我鄧子敏把一腔熱血全沸騰起來，粉身碎骨我也要找得你們爲鐵獅王夫妻復仇，我和鐵娃在鐵樹岩住了三日，我愛他我不願和他分手了，反是他催促你快快到內地，能够早早的訪尋着你叔叔，能够一同重到苗壩，叫他還能看到金郎，也不枉他受那種苦楚了。」鄧子敏說到這裏，那金郎竟自放聲痛哭起來，沙天龍也是掩面而泣，金郎更是哭着說道：「叔父們，無論如何現

在就領我趕到苗疆鐵樹砦，叫我看看鐵娃哥哥，他爲我死去的娘受這種苦，我這些年來又何嘗一日忘了他，叔叔們，無論如何咱們明天就起身，我實在不能等待了，可把我鐵娃哥哥苦死了。」九現雲龍鄧子敏拭着淚，把金郎拉住道：「金郎你不要胡鬧，你還要忍耐一時，這已經就是我們出頭之日，你這時去到苗疆，總然見着他，也不過稍慰相思之苦，你的父母大仇難道就不報了麼？你不忘鐵娃這番恩義，趕緊設法復仇，遲早弟兄自有相會之日。」這時連韓雲也忍不住痛淚直流，一旁勸慰着金郎止住哭聲，鐵沙掌沙天龍向九現雲龍鄧子敏說道：「也難怪金郎這麼思念鐵娃，雖然在禍起無端之下，遭到這種變故，死走逃亡，落到這般結果，可是我保護主母和小主人，一路潛蹤隱跡，避着仇家，所遇的人，除去圖謀我們，盡多俠肝義胆之流，在萬念俱灰之下，不禁又鼓起了一番勇氣，相信這種一時惡運當頭，無法避免，可是江湖間終還有正義在，尤其是鐵箭墟所遇的幾個苗人，那種肝胆照人，叫我沙天龍畢生難忘，鐵娃出身苗族，尤其是有純厚的真情，對待我們情同骨肉一般，和金郎更是形影不離愛護異常，他那時也不過十幾歲一個小孩子，鐵樹砦主母到了最後的一剎那，鐵娃他居然把主母看作慈母一般，從肺腑中發出來那種依戀難捨之情，我沙天龍一生難忘了！主母也愛他的天性好，也把他看作親生子女一樣，你看他耳上帶的那支金環，也正是主母所賜，我們最後在鐵樹砦葬埋主母之下，還虧得鐵娃他親自從黑魚峽把我們送出來，這才算是逃出苗疆，這鐵娃所待我們的情形，我那一時想起，也是忘不下他了。鄧老師我們避禍在飛仙巖楓樹谷，除了指引我們的劉老師，再沒有第二個人知曉這個地方，你怎麼竟會來到此地？」鄧子敏道：「我也正是和這杭州捕頭劉漢英在柳州相遇，我們兩人幾乎鬧出很大的誤會來，因爲我坐他的船隻，看出這個船家舉

動神情，有許多很小的地方流露出來公門中一種習慣，我認爲他是喬裝船戶，在一帶探查案情，我還才故意的處處逼迫他，要他露出本來面目，果然被我逼迫得急了，在一個夜間，我們在船上動起手來，這才顯露出他本來面目，化敵爲友，他也知道我是久走江湖的武林同道，更認識我奉功平法和我施展的輕功絕技，他知道我這個人毫不隱瞞把他自己經過的事，完全說與我，我聽到他對於這位韓師父所有的豪俠舉動，頗有殺身成仁之精神，因爲他久走長江上游一帶，我遂向他打聽香山四煞，雷州二醜，以及嶺南七弟兄，這般匪黨的蹤跡，他竟自明白了我向他探問的情形，認爲我和鐵獅王蕭宏全家遇禍，鏢局子被仇家給挑了的一切事，有極大的牽連，趕到我說出我實在的情形，這位捕頭劉漢英驚喜異常，告訴我你叔姪已被他打發到飛仙巖楓樹谷，隱跡潛蹤，我這才趕了來，若不是遇上了他，你叔姪二人行蹤那麼隱秘，大海撈針，那容易就找到你們，「鐵沙掌沙天龍嘆息道：「我們和劉老師的遇合，也是極其偶然，不料鄧老師這次又得他的指示，冥冥中似有鬼神呵護，才有這般巧事，我和金郎來到這裏之後，這位韓師父對於他舊日恩人，念念不忘之下，所以對於我叔姪更是推誠相待，把這個隱秘的地方，讓給我們爺兒二個住下，五六年的工夫，能够相安無事，全仗着我這韓師弟之賜了。」鄧子敏道：「你怎麼對人家還麼稱呼，也太以的夜郎自大了，」沙天龍道：「我叔姪以身命相託，韓師弟不計一身的禍福，收留我們，這焉能再和平常一般，我這韓師弟當年在江湖上，武功造就火候稍差，我遂不再和他客氣，就算是代師收徒，認了這個師弟，這幾年來，把我一身所學教與了韓師弟，他的志願很大，抱負不俗，隱匿在楓樹谷中，這些年來，他爲得是把舊案消滅了，他還想入江湖道中，重立一番事業，恢復他清白的家聲，叫他死去慈母在九泉之下，也好

安心，所以我已經打定主意，只要我們到了能離開這裏之日，定要叫韓師弟隨我們一同走，助他成一番事業，也稍報他這些年來待我叔姪之恩，「九現雲龍鄧子敏向韓震肅然一拜道：「我鄧子敏討個大說，不和你再客氣，韓師弟你有這種抱負，有這種堅忍之心，隨沙老師又鍛練了這些年的功夫，造就足可以在江湖道上闖一番了，我鄧子敏一生就敬服的是有血性有肝胆的人，如不棄嫌我，咱們從今夜起，重入江湖，輻輳相共，你只要信得及我弟兄鄧子敏和沙天龍定有叫你在江湖道上揚眉吐氣，和那成名露臉的人物爭一席之地，韓師弟你可信得及我的話麼？」韓震一邊答着禮，一邊說道：「鄧老師我韓震雖沒見過你，沙師兄這些年來，那一時也沒有把鄧老師忘下，常常提起，你們二位老師父雖然是流落江湖，全是懷才不遇，並且性情高傲，和平常人落落難合，鄧老師你的武功造就，在江湖中已是少見的人物，能够看得起我韓震，有成全我將來之意，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，只要你們弟兄幾時入江湖，料理鐵獅王那一場事，我韓震願意追隨左右，稍效微勞。」鄧子敏點頭向金郎道：「你的武功造就如何？我還沒有親眼看見，來！咱們到外面把你的一身所學施展一番。」金郎答應着，連沙天龍韓震全隨着一同走出石屋，這時已經月影西沉，天色到了五更左右，靠東邊這一帶，懸崖峭壁間，尚有月色照着，靠西邊已經黑沉下來，來到這谷當中，鄧子敏叫金郎把拳術施展一番，金郎所學完全是少林寺的拳術，不過連沙天龍全是少林派俗家弟子，得不到少林寺神拳傳授，可是沙天龍的十八飛漢掌，跟一趨飛漢拳，全有精純的火候，金郎更是從少林派基本功夫練下來，拳術走起來，上中下三盤，全見出功夫來，尤其是下盤更見出穩練沉實，拳風打出來，勁疾有力，變化靈活，把這兩趟功夫練完之後，氣不浮不燥，鄧子敏點頭道好，又叫他操練器械，金郎把九節盤

龍棍抖出來，九現雲龍鄧子敏竟笑出聲來，向鐵沙掌沙天龍道：「你這真是另有私心，金郎是你一手教出來，你却叫他亂了門戶，你本身憑一條九節盤龍棍走遍江湖，教出這個徒弟來，也不肯錯了樣子，這倒很難得了。」這時金郎把九節盤龍棍施展開，起落進退，這條棍盤旋飛舞，手法非常沉實穩準，一條棍一施展開，這一個楓樹谷中，完全非到了，帶得呼呼風響，九九八十一手施展完，把棍往掌中一合，向鄧子敏一躬身道：「鄧叔叔，你看這棍法中可將就下去麼？」鄧子敏道：「這條九節盤龍棍，雖不如你沙叔父手法老練，但是在江湖道中，也是可以應付一切了，好！功夫是不要鬆懈，要用心鍛練他，」更叫金郎試練輕身術，更問金郎使用什麼暗器，沙天龍道：「我教他練過袖箭，飛鏢，梭子鏢，喪門釘，他惟獨對於梭子鏢打法，得心應手，所以只在這種暗器上下了很深的功夫。」鄧子敏點頭道：「我們名門正派，正要用這種暗器，才合我們的身份，過於陰毒狠辣的暗器，總是以不用為宜。」更叫金郎把鏢鑿配在身上，要在輕功提蹤法之下，隨手發幾支梭子鏢，看看他的手勁，和打法如何？金郎領命之下，鏢鑿佩好，向鄧子敏躬身一拜，一個矮身，腳下一點，騰身蹿起，向北面懸崖峭壁上飛蹤上去，輕靈巧快，起落無聲，盤到這懸崖峭壁的半腰，不再往上起，沿着山壁上橫竄出去，時高時低，倏起倏落，眨眼間圍着這楓樹谷轉了半週，在轉到南面山巖下，正是黑暗的地方，突然聽得金郎喝了聲：「打」兩點銀星，脫手而出，竟向兩丈五六外，一探探出山巖的楓樹枝上打去，他還是兩支梭子鏢，落在谷下，鄧子敏看着嘆息道：「鐵獅王畢竟有兒，此子身上的功夫，能够再得些火候，何愁不能為鐵獅王復仇，恢復他的當年事業，隨招呼道：「你下來吧。」這時金郎腳下未停，已經盤手到西北這段山巖下，躡着地已經有三丈多高，聽得九現

雲龍鄧子敏這一招呼，他答應了一個「是」字，立刻身形從山壁上向外一縱，身軀依然是斜着，却是臨下來時，頭下脚上，直到離地還有丈餘，身軀才轉得背向峭壁，一個雲裏翻身，已經輕離在谷底，金郎這一番輕功施展，臉上已經紅了，來到鄧子敏面前，說道：「鄧叔父，練這種輕功，在你老面前可真叫班門弄斧了，我聽我沙叔叔說過，鄧叔父輕功絕技，江湖道中可以說沒有敵手，叔父你既來到這裏。無論如何也要傳授我些輕功絕技。」鄧子敏點頭道：「那自然不用你要求，不要問我教不教，只看你能練不能練了。」

一叫金郎轉了兩週，把氣沉下去，緩了緩勢，叫他走到石屋前，看他操練掌法，金郎向鄧子敏道：「鄧叔父，我練別的功夫，倒還將就着自覺進步不慢，只有操練這綿掌的功夫，雖則一天也沒敢荒廢，只覺着要想把這種掌力練成了，真不知得到多替才成。」沙天龍只微笑着看着鄧子敏，鄧子敏道：「金郎，這種功夫，你若想隨時的見出火候來，實不容易，你拍他幾掌，我看看。」金郎站在那木凳前，上面的軟皮，已經在兩天晚上，功夫練完時，整理好，此時金郎把氣往下一沉，氣貫丹田，脚下分開，往下一矮身，站成了子午橋式，身軀這一矮下來，把右手猛往上一揚，再猛下一落，嘖的打在了那軟皮上，右掌往下一撤，左掌翻起，也往下落去，這兩掌擊完，金郎還要連環拍打，鄧子敏已把他攔住道：「好了，這兩掌下足可見出功夫火候來。」金郎長身站起，退向一旁，九現雲龍鄧子敏親手把兩邊勒的繩子解開，把上面的軟皮掀下去，也沒仔細看，伸手把下面鋪的毛頭紙搯起了一多半，捏着紙角，輕輕一抖，金郎兩掌在盃的地方，這幾十層上下全破碎到底，鄧子敏向金郎道：「練武功固然是最忌自驕自滿，可是像你這短短五六年間，你竟能有這樣的火候，也就很難得了，操練這種綿掌之力，固然得有名師指點，發掌用力，全得把裏面

的訣要明白了，還得靠着先後天之力，先天稟賦弱的，或者在後天培補的不得法，任憑有好師父，只怕十年的功夫，也未必能像你現在有這樣的成就，現在你這種綿掌之力，只要你好好的下功夫，再有一年，足可以把這紙全震到底，能够把一百張紙掌落處全震破了，這種掌力在江湖中已是稱雄一時，可是要想十分精絕，還談不到。」金郎道：「要怎樣才能算把這種功夫練到家呢？」鄧子敏道：「這種功夫若是練到了火候純青，這一掌下去，把這紙提起時略一震動，當中完全按着手掌大小脫落下去，形如刀裁一樣，那不過是十年八年所能練到的，金郎聽了不禁對於武功更知道不是容易練到成名的，九現雲龍鄧子敏又對於這種掌力運用的訣要，從旁給金郎指示一番，金郎此時一切已經能够心領神會，這時天色已經快亮了，一同轉回石屋中，鐵沙掌沙天龍向鄧子敏道：「我叔叔在這楓樹谷雖則是不再提一些驚險，能够安心的傳授金郎武功，只要是過去的喜稍一思索起來，立刻就寢食難安，度日如年，我已經這些年沒到外面去，天南一帶情形，究竟如何，一點信息也得不到，大約鐵獅王舊日的賓朋和一般舊日的鏢師，全風流雲散，事過境遷，人們或者早把鐵獅王慘死忘掉，誰還提起，我想助金郎報仇雪恨的事，也只有我三人能够盡全力吧！」鄧子敏微微一笑道：「沙師父你把你自已看得過重，把江湖同道也看得過輕了，難道就是你有血心有肝眼，不忘恩不負義，武林中再沒有好人了麼？沙師父你把那種憎恨之心，早早收起，天南路上正有一般與我們同一的心腸，含辛茹苦等待着時機，恨不得訪尋着小主人，主母的下落，以一腔熱血來熾除這般惡魔，爲鐵獅王復仇雪恨，你這種話若是傳揚到外邊去，豈不叫一般俠肝義胆的人全灰心了麼？」鐵沙掌沙天龍被鄧子敏這番話說得閉口無言，沉了一沉說道：「也不是我沙天龍看不起別的朋友，只爲事隔多年，京的

東，西的，全散開，何況雷州二醜所結合一般天南綠林道，全是不容易招惹的惡魔，只有各找生路，誰還能把舊日的朋友時時放在心上，照你這樣說起來，真個還有那不忘舊義的鏢師，能够助我們一臂之力麼？」鄧子敏道：「明張旗鼓，說是想和雷州二醜爲仇作對，決找不出來一個敢担当這麼重大事的，現在有舊日的鏢師神箭手方庸，雙刀修萬勝，他們已經另立起一個字號，組織了一個小規模的鏢局，暗中可是集合宏遠鏢局舊日的部下，培養勢力，並且這兩位鏢師，似乎已然知道你們逃出一股惡魔之手，小主人也可以保全住將來，自有重回廣州城，大舉復仇之日。」

第二章 訪二醜香山偵盜窟

鐵沙掌沙天龍一聽，遂把手向大腿上一拍道：「我真是糊塗，不錯，這兩位鏢師在我們逃亡避禍時，曾在于家灣一帶，與他們相遇，這兩位師父倒真是有肝胆，願以死命報鐵貓王，只是那時情勢十分危險，雷州二醜的羽黨跟蹤太緊，他們把黨羽全散佈開，我只好保護着主母與小主人，逃奔香山避禍，他兩人是否脫身這般惡魔之手，不得而知，想不到他們還能這樣爲鐵貓王身後盡力，真叫人感激不盡。」九現靈龍鄧子敏道：「據我看只要我們重返天南之後，在蕭金郎替父尋仇正義的號召之下，凡是當年曾在宏遠鏢局字號下，作過事的一般同人，無不聞風歸來，助我們與一般惡魔一決生死存亡。」沙天龍道：「若能如此，大事可圖，這裏我不想再呆下去了。」鄧子敏道：「此番我們若是重返天南，暫時還得隱密着行跡，我們須要暗中搜尋好了雷州二醜的下落，他是主謀正兇，不把這兩個惡人擒獲，復仇二字就不能算是作到

了，若是早早的把風聲洩露出去，雷州二醜黨羽衆多，何況這些年來他們把天南一帶綠林道結成一黨，更因爲把威震七省的總鏢頭除掉之後，宏達鏢局總分號全被推倒，他們尤其威震天南，假然就算是綠林道中的盟主，水旱兩路的綠林，沒有不聽他的調動，我們要想他清算這筆舊債的，檢查好了他弟兄總鏢子寶所在的地，伸手去動他，就不能再叫他逃出手去，我們事機若是不嚴密着，被他暗中偵知鐵獅王的後代已經重返天南，那可就要被他發動全力，在暗中圖謀我們，不只於不容易擒獲他弟兄，反倒處處爲他壓制，事情可就越發的棘手了。一鐵沙掌沙天龍點點頭道：「依你看應該怎樣入手？」一鄧子敏道：「現在我既已找着你叔姪的下落，金郎更有如今這種成就，這是我最受安慰的事，我想要仍然親自趕回廣州，暗中把你們的情形通知一般親信的弟兄們，一面我要探查雷州二醜是否就在香山立了綠林總鏢，召集宏達鏢局的舊部，方師父和佟師父在他們南海縣設立的雙勝鏢局，是一個無聲無嗅的買賣，兩位鏢師不過爲得借此隱身，從來也不應大張的買賣，只檢那平安穩妥的事情作，所以綠林道中決不注意到他，我們更可散伙義帖，請武林同道拔刀相助，在雙勝鏢局集合起來，一方面只要把雷州二醜近來的情形勢力探明之後，我們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自能擒獲這兩個惡魔，這樣一來，我看大仇可報，舊恨亦消，把鐵獅王的鏢旗，叫他在廣州城重樹立起來，也算我們報答了鏢獅王生前的恩義，不枉我弟兄們這些年的苦心積慮，總算是如願以償，沙師父你想怎麼樣？」一韓鏢在一旁和金郎只是靜靜的聽着，不敢參與他們老弟兄商量這種大事，只是韓鏢却說道：「鄧老師我是一個沒經驗沒知識的江湖後進，不過我認爲鄧老師既打算形藏謹慎不露出色，還是不宜先下伙義帖，武林中固然是全具着俠肝義胆，但是也得提防着良莠不齊，萬一把風聲洩露，鬧

沒得着他們的幫助，反被他們所累，豈不失計，依我看，現在還是不散俠義帖，容得一切佈置好了，那時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，請幾位武林能手，和舊日鐵獅王一般部下，只要一動手，就要把這惡魔除掉，比較着略有把握，鄧老師此時前去，行跡上越隱密越好，我不過這麼粗淺的見解，說的對與不對，連沙師兄也要招待。」九現雲龍鄧子敏道：「韓師父所慮極是，我也認爲就這樣辦罷，只要能到雷州二醜所立的總操子窰查明之後，我趕緊的召集鐵獅王舊日手下一般弟兄，那時把力量預備足了，再叫金郎和你們師兄弟一同趕到廣東省，咱就這樣辦罷！」商量已妥，那毛燕也在後洞來伺候一切，鄧子敏向金郎道：「我在這楓樹谷只要就攔三日，我傳授你兩種輕身絕技，我走後有沙叔叔監視着，你只要好好鍛練功夫，是最不虧負人，何況現在你武功上全有了根基，管保日有進步，」金郎聽了很是高興，這九現雲龍鄧子敏遂在當日教給金郎操練「燕子飛雲縱」的輕身法，和「八步趕蟬」的絕技，把這種功夫，鍛練之法，詳細講解一番，因爲金郎隨沙天龍所練拔坑之術，正是輕功絕技中最難得的基本功夫，他已經有了那種根基，所以現在再叫他鍛練這種武林中的絕技，真是事半功倍，那「八步趕蟬」是用二尺高的竹竿，埋在地上，入地半尺，上面只露着一尺五寸，在初練時用那竹竿圓徑够九寸的，這種竹竿登在上面，穩固異常，一棵竹竿相隔五尺，竹竿只是七棵，從地上起步，初在第一根竹竿上只准用腳尖輕點，不用腳踵找竹竿頂，腳下不得停，一步趕一步往前把這竹竿全走遍，仍然盤旋回來，往返要練二十四次，每日練習三遍，每天這竹竿當中的距離，要移開五寸，每隔三天把竹竿長起一寸高來，這樣經過三個月之後，已經竹竿隔開兩丈遠，竹竿漸高，距離越遠，這七棵竹竿能够相隔開三丈遠的距離，用「八步飛登」在上面能够連續飛縱，三個月之後

，把竹竿每十天換一次，直到換到姆指粗的細竹竿，身形落在上面，一沾即起，決沒有身軀沉滯竹竿動搖之虞，這種輕身的功夫，已到了火候，在平地上再施展這種「八步趕蟬」的絕技，二十四丈遠，起身落步，只是剎那之間，不過這種功夫，在平常不宜輕易運用，真遇到勁敵當前，退避和追趕，運用這種輕身小技之功，武林中輕身術任憑多快的，也不易逃避開，鄧子傲把練法完全教與了金郎，更教給他調氣輕身之術，至於這種功夫的佈置，完全叫沙天龍親手給他安排，那「燕子飛雲縱」的輕功，完全和拔坑之術相連，全憑氣納丹田，在這種楓樹谷練習這種功夫，自借那山壁的力量，身形能拔到二尺五高，把那山壁上量好了尺寸，用較粗的樹枝橫插之石頭縫子裏面，初練時必須把這樹枝按牢固了，身形縱起時，往這橫枝上一落，必須把氣壓住了，不得把這橫枝震動，在初練習時，只要落在上面，不要強努力，腳下一沾橫枝時，仍然往高處縱起，身形往下落，雙臂往胸前圈攏，趕到身軀已經落在地上能够穩若泰山，腳下一絲也不致移動，漸漸的在縱身起處，往那橫枝上能够輕輕一沾，眼着騰身還往高處拔，從平地騰身拔到二丈五高，本極容易，再由這橫枝上縱起時，想要還和平地上一樣，就不容易了。因為越往高處起，越有阻力，身體的輕靈也無形減少，這得攔上極長久的功夫，能够在橫枝上二次騰身，再拔起兩丈高來，從四五丈高飛墮下來，能够把身軀停止如意，着地時沒有前後左右幌動的情形，那才算有了真功夫，再把上面所插的橫枝，每隔十天換一次，這種功夫不是一年半載能成就的，每逢把樹枝換細了一點，立刻覺着二次往起飛躍時十分吃力，那麼只要不間斷，苦心鍛鍊起來，時日的久暫，雖不能一定，可是必須經過一兩日的功夫，才能够隨心所欲，腳下也覺得輕靈，沒有笨重之勢，這樣把上面的橫樹枝換到了胡桃粗細，依然能在上面

騰身而起，你那時自知輕功到了如何的火候了，平常武術家，輕身術無論多好，能够竄縱起二丈五尺以上，就是極難得的功夫，可是照這樣的練法，只要把功夫擱上，趕到在平地上盡力，飛縱時，已能起初三丈餘，到那時再練雲裏翻身，一切小巧的功夫，自能運用如意了。——這種功夫說着是很容易，實際練起來沒有三年五載不易練出火候來，鄧子敏只爲金郎體格實在是賦秉過人，得天獨厚，他認定了這金郎只要有名師從旁督飭，定能爲武林中造就出一個出人頭地的人物來，更囑咐沙天龍要從旁嚴厲的督飭不得叫他稍有懈怠。在第二日由韓震把所用的東西完全預備好，在這楓樹谷中佈置好了，鄧子敏更親自略微試演了一番，金郎對於鄧子敏這麼詳細的指導，教授，把他所講解的牢牢記在心頭，第三日天未大亮，鄧子敏向沙天龍，韓震告別，自己要趕奔廣州，照所定的計劃去作，沙天龍竭力的囑咐他，只要把雷州二醜，以及一般匪黨，盤踞的地方查明之後，要趕緊回來，鄧子敏一一答應着，韓震遂把他親自送出楓樹谷，九現雲龍鄧子敏離開楓樹谷够奔五指峯，從衡山外嶺直奔陶家營，在這裏僱好了江船，奔廣東省往外游走，船行比較慢的多，趕上風勢順時，才可以借着風帆之力，比較着稍快些，從湖南到廣東省，水程中總得走七八天，一路上到是毫無阻隔，這天船已經到了廣州灣地面，再有二天就可以到南海縣，這次九現雲龍鄧子敏是直奔雙勝鏢局，這天正走在中午之後，船行到計家台，這裏是一個極大港灣，船從這裏過去，就可以直奔南海縣，這條支流正到一個分水的地方，船隻較多，來往的航船，客船正是彼此交錯的地方，鄧子敏這隻客船已經穿進了奔南海縣的這條水面，在後面有一隻雙桅的大船，風帆滿引，走的極快，這水道內船隻較多，在迎面上正有二隻滿載貨物的大船，是順流而下，鄧子敏這隻船因爲船輕，水手們就得靠岸邊閃避，驟

這二隻貨船錯過去，這是行船的一種規矩，船頭已向江岸右邊調轉，那兩隻貨船却也趕緊往裏收舵，把船頭往右調一下子，船雖重，這彼此全閃避一些，就可以沒有危險了，鄧子敏這隻客船才把舵推出去，船頭已經往左斜過來，後面忽然有水手高聲喊，前面的船是我死，想攔岸你怎麼不早打招呼，撞翻了你可認命，掌舵的一回頭，一隻雙桅的船已經衝風破浪如飛的駛過來，他也是往右邊閃着，迎面貨船其實他的風帆稍微的收一下，船路微的慢一點，全是一阻着往上游走，誰也礙不着誰的事，無奈鄧子敏這隻小船往岸邊這一掉船頭，船身正斜着，後面這隻船衝到，被他的船身掃在舵上，這隻船準得翻個兒，掌舵的也大嚷，你們瞎了眼，前邊有船還這麼往上撞，你這是跟誰學的，撞翻了船難道就任憑你走麼？話雖是這麼說，後面這個船根本他就沒想收篷放慢了，鄧子敏這條船上的水手見情勢緊急，你跟他嚷鬧當不了眼前的危險，水手拚命的往前搖這隻船，可是他的船已經到了船頭，踏過去，左邊的船舷已經把這邊的船舵撞上，他的船身大，船舷高，船走疾了由不得人，眼看着這條客船就要被撞翻，忽然從後面如飛的蕩過一隻極乾淨的客船來，船頭上飛縱起一人，落在鄧子敏這隻船的後梢上，他雙足登着船尾，兩手抓住這大船的船幫，猛然一用力，把這隻客船推得竄出數尺來，那隻大船已然出去丈餘遠，鄧子敏已然翻到船頭，他見來船這麼蠻橫無禮，知道船上水手連管船的淹不死，預備這隻船一沉下去，立時飛登他大船，也要把他船隻損壞，當時報復，意想不到的竟來了這麼個人，手底下這麼快，分明是久走水面的朋友了，船身脫離危險，船主水手也不肯吃這個虧，高聲喊罵，鄧子敏也要喝令水手們追上去，和他分辯分辯，問他仗什麼勢力，敢在江面上這麼橫行，這種倉猝之間，對於後船這個救應之人，因為有船幫擋着，還沒看見切，忽然後梢那

人一長身，擺身招呼道：「客人，好在沒吃大虧，還是省些事吧！出門的人，何必多惹是非？」鄧子敏聽這人一發話，自己探身查看時，不禁驚疑的哦了聲，剛要開口招呼，那人却搖了搖頭，他自己那隻船也跟上來，這人翻身仍然跳回船去，鄧子敏只得向船家水手說道：「這位朋友，幫了咱們的忙，既然勸咱們不多惹是非，人家是一番好心，管船的吃些小虧，咱們就算了吧，」水手們憤憤不平之下，只是客人和船主全不想再鬧事了，也只好罷了，這時救應自己的那個客人，他的船已經越在頭裏，走下去，鄧子敏站在船頭上，向他拱拱手道：「朋友多謝你幫忙了！」那人只答了聲：「算不得什麼。」船已經如飛而去，原來這人正是杭州捕快劉漢英，鄧子敏看出他的情形，不願意露出彼此認識，這裏面是有別的情形，所以也不再向他打招呼，船走到傍晚時，停在一小碼頭上，水手們立刻忙着作晚飯，也有上岸購買食物的。趕到晚飯之後，管船的告訴鄧子敏，明天天氣要是不變，最晚到不了日沒時，就可趕到南海縣了，鄧子敏很喜與的囑咐管船的，叫水手早早歇息，天一亮就走，越早早趕到南海縣才好，船家勞累了一天，起更之後全在後艙睡下，鄧子敏在船艙中挑燈靜坐，拿着一本書正在看着，忽然覺得船頭上微動，自己把書本子一放，剛要站起查看時，由艙門外走進一人，正是捕快劉漢英進得艙來，向後面一指，鄧子敏點了點頭低聲說道：「他們全早睡下了。」劉漢英落坐，鄧子敏道：「劉老師怎會這般湊巧，我們竟能在此相遇，白天的情形，我見你不願意露出本來面目，和彼此認識，所以我也沒打招呼，難道那隻大船有什麼來頭麼？」劉漢英低聲說道：「不錯，那隻船正是香山匪黨的船隻，我跟緝他好幾天了，我恐怕鄧老師在不能忍耐之下，動起手來，露出本來的面目，他們一定要起了疑心，這一帶他的黨羽衆多，我知道鄧老師此來定有圖謀

，行藏稍有不祕，於我們最爲不利，所以當時我示意彼此散開，幸喜他們絲毫沒有查覺，你我自從分手之後，我想我當日和鐵沙掌沙天龍一番遇合，已非偶然，又與你鄧老師結爲友好，我劉漢英當年只爲得成人之美，救那韓震，自己才担着掉頭之罪，逃亡在外連姓名全改變了，在長江一帶水面上隱匿了這些年，可是過去我劉漢英也是一個有志氣的漢子，我難道就這麼匿跡銷聲，老死江湖麼？人戀故土，狐死守邱，我還想回我故土原籍，但是我總得重立一番事業，才願意重返故鄉，鐵獅王蕭宏我雖沒有見過他，因爲這些年，我常在天南一帶，也久仰他的大名，轟轟烈烈一生，竟被一班江湖惡漢一手毀滅，他幸有後人，更交了一班其肝胆的朋友，爲他復仇，我很願意隨你們這班人略盡我綿薄之力，倘能够把這霸據天南的綠林道中惡人除掉了，助鐵獅王之子，報仇復業，也算是我不枉在江湖上奔走一場，所以我在這一帶盡力訪查綠林道的蹤跡，和這雷州二醜一切的舉動，那知道過去的香山四煞，是這南海一帶威名久著的綠林，他們那次暗中結合大舉，毀滅宏遠鏢局，和雷州二醜已結成死黨，楚驥，樊莊自從把鐵獅王殺戮之後，他的威名樹立起來，在天南一帶作了綠林道的盟主，把他的壕子審到香山，連那嶺南七弟兄也全歸附到手下，這香山壕子審自經他弟兄盤踞之後，他把這天南數省成名的綠林全網羅到手中，根基一天較一天隱固起來，勢力越發大了，我不遺餘力把他這一帶的情形完全偵查清楚，現在要想動他真不是一件容易事，他的黨羽已經偏佈兩廣一帶，凡是水陸各處卡口，全散佈着他的人，兩廣一帶各大重鎮，也全有他手下蹂躪子弟兒散佈開，這一來他的消息靈通，這五六百里內，只要發生一些和他有關的事，他那總壕子審立時就能得着信息，派出一般能人，前仆後繼的應付，所以在兩廣一帶無論是什麼人，和他發生抵觸，不容易得到好

去，這種情形，我察查明白了後，只是不見鄧老師和沙老師的蹤跡，我還深怕他們冒然的來到廣州，向他們尋仇報復，倘若再遭失敗，報仇的事恐怕永遠沒有指望了。現在的情形，他們似乎對於當年去過鏢局的，已經漸漸的忘掉，可是我對於他這一班黨羽，在江面上的行動，時時注意着，近半年來竟發覺一件可疑的情形，就是這南海縣有一家極小鏢局子，字號是雙勝，他專走兩廣一帶水路的鏢，不過字號小，幹鏢局子的也沒有多大「蕩兒」只在南海縣一帶保些平常的買賣，大票的鏢他也不幹，無聲無臭，從來沒有人注意到他，忽然這一年來，凡是他的鏢走出去，就有香山總塢子窺派出人來，暗中跟蹤，我這隻船，在這兩省中水面上已經走了多年，全知道我是一個老船戶，規規矩矩的在航船幫吃這碗飯，我雖則平時不跟各船幫聯合，可是因為我在這一帶年多也全認識了我，再沒有人來疑心到我身上，我連着幾次也跟蹤他們，這香山總塢子窺的船隻，對於雙勝鏢局實是安心暗地偵查他們的舉動，決不是想檢他的買賣，挑他的字號，並且從起鏢到交鏢的地點，總有匪船暗中監視着，這種情形十分可疑，以香山總塢這幾年的勢力，要想挑雙勝鏢局這個買賣，是極不費事，可是決不肯這麼下手，反倒絲毫不嫌費事的這麼暗中用他的力量來監視雙勝鏢局的舉動，他定是另有用意了，可是我也費了不少的工夫，更有二次他派出了手下輕輕功小巧之技的黨羽，竟自潛伏在鏢船上，整整半夜的工夫，我對於這種情形，越發的不肯放手。在一月前他們雙勝鏢局保三隻貨船，到桂江交鏢，這次依然是從一起鏢就有匪黨的船隻跟下去，這次我另換了一隻小漁船，獨自一人操舟，暗中跟蹤他們跟走了二百里的水程，在一個夜間匪黨們又暗登鏢船，檢查鏢船的舉動，這次我冒險的翻到賊船上，等到他們從鏢船上回來，他們在艙中互相計議之下，這才知道他們注意雙勝鏢局

的原由，原來是那雷州二醜竟風聞得雙勝鏢局，就是當年鐵獅王宏遠鏢局的化身，由鐵獅王舊日一般朋友要集合全力在這雙勝鏢局爲鐵獅王復仇，只爲他這種信息，不過得自傳聞，毫無實據，雖然他也曾檢查出雙勝鏢局中却有鐵獅王的舊部，但是這種事不能就作爲實據，因爲幹鏢行的，既入了這一行，離了這個字號，就能歸別處再幹下去，當鏢師的那能在一個字號幹一輩子，何況他們已經暗中偵查多時，這雙勝鏢局只有南海縣這一處，再沒有第二個落脚之處，那雷州二醜所隄防的鐵獅王生前最知己的朋友，並沒有一個在內，所以他們始終暗地訪查，並沒有用手段來對付雙勝鏢局，我探查出這種情形，認爲匪黨們決不是撲風捉影，雙勝鏢局說不定實有來頭，更得爲鄧老師和沙老師全入了內地，始終沒到天南來，難道這就是你們所預備將來動手的根據地，我遂趕緊的暗中警戒雙勝鏢局不論事情真假，叫他們謹慎隄防，今日江面所遇的那隻匪船，也正是香山總隊的船隻，他們又是跟蹤着雙勝鏢局六隻鏢船到柳州交鋒回來，恰巧和鄧老師相遇，好在他們決沒看出鄧老師的形跡來，我今日的行蹤，已經算落在他們眼中了，這條水面上我再行船，就有許多危險，所以我現在已經把我自己那隻船，叫水手們停到隱密地方，暫避一時，趁着這深夜之間，找到了鄧老師，爲是問問你此來的情形，究竟是已經有什麼安排，更要你謹慎一切，這香山一羣匪黨，在這一帶實在是力量雄厚，黨羽衆多，一九現雲龍鄧子敏慨然說道：「想不到劉老師你對於我們這麼關心照顧我，實在感謝萬分，此次我真是奔雙勝鏢局而來，劉老師你對於我們這件事，真是盡了極大的力量，這雙勝鏢局正是當年鐵獅王的舊部，主持鏢局的人是雙刀佟萬勝，神箭手方庸，他們正爲得在這個小地方立起這個鏢局子來，暗中集合鐵獅王手下一般不忘舊情的兄弟們，爲他復仇，所以這座鏢局對於應承買

實上，決不往大處作，就爲得免去被綠林道注意，現在鐵獅王之子蕭金郎，和鐵沙掌沙天龍幸蒙劉師父的指示，投奔到飛仙岩，楓樹谷韓震那裏，這數年的工夫，居住風平浪靜，他叔姪二人幽谷潛蹤，鍛鍊武功本領，蕭金郎已經頗有造就，那韓震更是一個有血性的朋友，他十分的照顧他們，我訪尋到那裏，和他們會面之後，已經決定了，我來到廣州地面，一來是探查雷州二醜，及當日助他們動手的一般綠林道落腳的地方，和近日的情形，我們佈置一番，也就叫他叔姪前來，爲鐵獅王正式復仇，劉老師此後還要請你格外幫忙，助我們辦這場事。」劉漢英點頭道：「鄧老師不用託付，這件事我是義不容辭，助孝子復仇，殲除江湖上一股惡黨，這是我們練武的置身江湖中所應該作的，何況這件事也十分巧合，那韓震雖則曾失身綠林，當年在浙江一帶很作了些犯法的勾當，可是他那種行爲，並非他是天性作惡，甘往下流，也是他事實逼迫走入歧途，可是他完全是一片孝子的行爲，只爲少念了些年書，對於事理看不明白，以至險些把一個很好的人材埋沒在江湖中，自從我把他救了之後，他更是革面洗心，深悔了過去的一切，我爲得他情願意犯着掉頭之罪，埋名隱姓，十幾年來，再不敢到浙江一帶去，可是我倒覺得成全這一個孝子十分快意事，我很盼他能够重入江湖，再作一番事業，我劉漢英不甘心就這麼以一個長江船戶埋沒了終身，所以這次鄧老師們報舊友的深情，助蕭金郎復仇，我正願意爲鄧老師作個助手，從此我和韓震也能重入江湖，再作一番事業，也正是我所願，」鄧子傲道：「這倒是我已死的舊友鐵獅王蕭宏的感應，竟能得到這一般慷慨仗義的朋友相助，大事可圖，好！劉老師就隨我趕到南海縣雙勝鏢局，看看他們近來集合的力量，我們也就要乘機動手了，」劉漢英道：「好吧！我暫時還是告辭，天明後我另以一隻小船隨着鄧老師一同到南海縣

，沿途上不要再打招呼，我們還是作爲並不相識。」說罷，劉漢英仍然悄悄的離開了這隻船，天明後，鄧子敏叫船家開船，直奔南海縣，路上毫無阻隔，果然劉漢英已然追隨在後面，這雙勝鏢局就開設在南海縣東關內玉山街，劉漢英一入縣城，跟鄧子敏集合一處，來到雙勝鏢局，鄧子敏向鏢局子伙計們說是拜見本鏢局子的陸鏢頭，那修萬勝，和方庸，從立起鏢局子就不肯出名，所以這裏只令一位無聲無臭的人物頂着這個字號，伙計給傳稟進去，那位陸鏢頭迎接出來，一看鄧子敏帶着一個面生的人，決不打什麼招呼，把二人讓到後面，這雙刀修萬勝，神箭手方庸，全在櫃房中，一見鄧子敏到來，立刻站起迎接，鄧子敏把劉漢英給引見了，修萬勝道：「鄧老師可曾訪尋着少鏢頭的下落？」鄧子敏遂把所經過的情形，向二位鏢師細說了一番，修萬勝，方庸十分高興，慨然說道：「我們還不枉這麼吃盡千辛萬苦，担着多大的風波，倒還有今日，這也是蒼天有限，不負苦心人，鄧老師這次來很好，我們現在若是不早早的下手，只怕這雙勝鏢局就要有是非了，我們難則這個買賣不敢過分鋪張，可是既挑着這個字號，就不能不應買賣，近來已有一般綠林對我這鏢局子有不利的事，更得着一位江湖的朋友暗中相助，指示我們，香山一般綠林匪黨已在暗中監視我們的舉動，這鏢局子中最近一二月來，也有綠林道在這裏探聽動靜，我們的形藏恐怕不容易長久匿密下去，倘若我們的用意被他們偵知了去，只怕這雙勝鏢局立時就要被他挑散了，鄧老師這一來很好，我這裏已然結合了十幾位鏢行的朋友，不過這雙勝鏢局不召集他們在這裏集合，只要動手時，我們把信送到，這班朋友立時能趕到南海縣決不誤事。」鄧子敏道：「好吧！金郎和沙天龍叔姪二人，在楓樹谷渡日如年，他們也願意早早動手，我此趕到這裏，也正是看看兩位老師父情形怎樣，並要把雷州二醜日前

的力量如何，也要偵查他一番，我們事情決不會再遞延下去。」這時劉漢英道：「鄧老師這種情形，是那雷州二醜已然對這裏的情形已有所聞，我們還是趁早動手爲是，我應和鄧老師到香山走一遭，暗中偵查一番，也好預備下手之策。」九現雲龍鄧子敏道：「我此來也是急於動手，不想再就擱下去，劉老師肯這麼幫忙，很好，你我就在夜間走一遭吧。」神箭手方庸道：「因爲近數月來，我們也已經發覺了有綠林中人暗中探查我們的舉動，我們明着是不露聲色，可是已經派出幾個精明強幹的伙計們，到香山附近，設法臥底，他們全是改變了形裝，也有作船戶的，也有作水手的，也有作小販的，不過這般人始終是設法滲進他們的巢穴，最近一月來，只得着他們兩次的報告，說是匪巢附近，近來不斷的有綠林道往他那裏集合，所到的人，口音不同，有兩三個全是廣西一帶綠林人物，他近來越發的盤查嚴緊，形藏隱祕，並且那香山是南海的名山勝地，是一個善良之所，那裏面藏了些大叢林，得道的高僧，可是他們的巢穴，却在這香山的後面一個最隱僻的地方，可惜我們全沒到過，只聽得從前香山四煞，散伙的弟兄，口頭上流露出來，香山四煞盤踞之地，在山後有一個極險要的地方，那地方叫玄鶴峯，那裏是一片的懸崖峭壁，崎嶇難行，朝香山的也全到玄鶴峯止步，不敢再往後走了，這香山四煞當年就在玄鶴峯後，按窩立寨，他們雖然在那裏盤踞多年，這前山一帶所有的叢林古剎，大火火地決沒有招攔過，那香山前常年的總有朝山的香客，結伴入山多半是有錢的富貴人，可是他們也沒有在近海一帶，劫掠過朝山的香客船隻，所以任憑他盤踞多年，官家始終沒有動他們，以致他們根深蒂固，自從他們跟雷州二醜結合一黨，廣州宏達鏢局把鐵獅王殺戮之後，楚嶽，樊斯因爲雷州一帶，他們所盤踞的地方不容易發展勢力，所以他們一半是以結爲一黨之後，死

生相共，禍福同當，樊莊在香山四煞的總操作了當家的，兩廣一帶的綠林，因為他把七省總鏢頭殺戮以後，威名大振，他算是作了這一帶綠林道盟主，這香山地面完全是他的勢力範圍，所以水面上除了安善良民的船隻，其餘的大小船幫，雖不是他的黨羽也不敢不遵他的命令，所以聲息異常靈通，只要是行跡稍有可疑，立時他總操上就能得着航船的報告，立時能遣派出他的部下，查探你一切，只要有什麼嫌疑，不利於他就休想逃出他們手去，水上數百里內出不了他的掌握，我們這雙勝鏢局雖則沒被池得着什麼證據，他既起疑心，就必有對付我們的手段，所以這次老師父們入香山查探他的真穴，形跡上要十分謹慎，若是在動手之先被他知道了，鐵獅王舊日的部下，擁護着他兒子蕭金郎報仇雪恨，他必要用全份的力量來應付我們，這兩廣一帶所有成名的綠林道，真要是被他全邀集結合，事情可就越發的棘手了，我想鄧老師，劉老師若想去香山查探，從前山到立鶴峯差不多是有四十里，決非一夜間所能往返不留痕跡，還不如變變裝，改扮一下，作為朝山的香客，香山上到處裏有廟宇，到那立鶴峯附近，任憑在那個寺院中借宿相離既近，出入也比較容易，就是一次湊不進去，也可等得第二夜，免得倉促探查，不容易就能够趁心如願，一鄧子敏劉漢英對於神箭手方庸這種辦法，很以為然，遂計議好了，第二日一早起身，由鏢局子裏給預備了兩身衣服，鄧子敏扮作了文士的打扮，這劉漢英却是一個富紳的裝束，這兩人是早早離開鏢局，在城中就糊了些時，才一同離開南海縣城，在碼頭上雇了一隻小船，向船家說明是朝山拜香，只有半日的途程，已然到了香山，在山角下了船，兩人往山上走來，這裏真是洞天福地，一般山明水秀，一處處大廟宇起蓋的莊嚴偉麗，連那所走的山道，處處修整，道路整潔，鄧子敏跟劉漢英一路上賞玩着沿山景色，在萬松岩的

一座金佛寺，稍微歇息了會子，問了問路徑仍然奔後山走來，可是天色已經到了酉初，預算着道路若是到立鶴峯非得走到起更時不能到達，兩人一商量，只要到了黃昏左右，不管他離着立鶴峯還有多遠，找一座清靜的禪林投宿，這山寺中歇息的全早，二更左右，我們施展開夜行術的功夫，趕奔後山總有十幾里地的山道，反倒用不着多大的時間，劉漢英點點頭道：「好！」走到了黃昏時候，來到一處名叫鎖雲岩，緊在岩頭上有一座古刹，名叫班慧禪林，這裏廟雖不甚大，裏面非常的整潔雅靜，只有十幾名僧人，並且有十幾間乾淨的客房，專預備朝山香客住宿之所，鄧子敏和劉漢英拜佛之後，向班慧禪林中的監寺僧說明了是遊山拜佛而來，在這裏得耽擱幾日，在寶刹中要招擾些時，臨行時定要多奉上布施，寺僧見他二人這種舉動氣魄，是上流人物，遂十分的敬奉款待，把二人安置在東面一所小院中，在香檳樹對面二間乾淨的客房中，九現雲龍鄧子敏和寺僧說是要拜見方丈，寺僧對方丈不在寺中，也許明日回來，鄧子敏遂令寺僧給預備一份齋飯，這香山上面所有的廟宇中，全要預備款待香客，不過大小寺院規律極嚴，不准隨意的動用葷酒，可是這種素齋飯烹製的整潔可口，這香山尤其有二三處大叢林，特別的有幾個名廚專烹調珍素的筵席，名聞各處，凡是朝山拜佛的富商巨宦，往往的在這幾處大叢林留戀着不肯走，班慧寺雖是小廟，可是也很講究，無論飲食動用一切，全看着那麼雅潔整齊，鄧子敏和劉漢英在飯後到院中略微的各處看了看，這廟中到起更以後，就全早早歇息下，候到二更左右，兩人全是合衣而臥，聽了聽外面靜悄悄，已經沒有寺僧出入，鄧子敏和劉漢英收拾好了，把屋中燈火歇滅，來到院中，仍把屋門帶好，飛身竄上屋頂，看了看全寺中一片黑沉，遂和劉漢英翻出寺外，順着山道辨着方向，往上走來，這夜間探查山路尤其是得格外

小心的，因為這香山四煞和雷州二醜盤踞在這一帶，他們手下黨羽衆多，難免有他匪巢中人夜間出入，所以一路上雖是走在這種寂靜的山道上，仍然時時掩蔽着形跡，鄧子敏更是機警十分，走過三更之後，已到了後山，可是這玄鶴峯究竟在什麼地方，不容易立時辨查出來，這深夜間雖是月色已經上來，可是也不能看出多遠去，並且他按審的所在，又是隱匿異常，眼前的道路，已經看出是輕易沒有多少遊山的人經過了，山道上雖是有道路可通，那地上的草却看不到多少踐踏的痕跡，不過這一帶到容易隱蔽形跡，到處裏松木叢生，山勢也十分險峻，鄧子敏遂向劉漢英商量道：「我們若是這樣探查匪巢的所在，恐怕這一夜裏白受這種辛苦，我們索性要設法引逗他的伏樁暗卡出現了，只要發覺他有人在這一帶伏守，我們暗露行蹤之後，故意要作出往他巢穴地方闖，可不要真被他們跟綴上，我們故意的給他佈幾處疑陣，我想到防守的如何嚴密，前面的卡子既發現了有人要暗中侵入，他不能不遞暗號，往後面的卡子報信示警，我們總可以有跡象可尋，他的匪巢究竟在什麼地方，也就不難搜索了。」

第三章 入匪巢雙雄闖重關

劉漢英道：「鄧老敏這法子想的十分妙，我們越躲避他們反倒無法探查匪巢的所在，好！咱就這樣辦，你我分開，不要合在一處，一兩下裏商量好，兩下裏一東一西，往前湍下來，這一帶再也看不見廟宇，兩人的蹤跡忽隱忽現，在這亂峯起伏，林木茂密的地方，一路穿行，又出來有里許，鄧子敏正穿過一片密松林，身形已然不再隱蔽，順着一條曲折的小道，闖上一段山嶺，正往前走，突然在身旁二三丈外，草

棵子中，嗚啾的一陣響，跟着嗖的一支冷箭，射了過來，鄧子敏已然一伏身，這支箭從頭上穿過，鄧子敏心說，猴兒鬼子們可露了行跡，也趕緊一翻身，竄向一片茂草中，可是一俯身從地上抓起二個石塊，抖手打出去，用的是十足腕力，拍拍的兩聲，石塊落在那匪徒伏身的地方，可是鄧子敏猛往起一翻身，騰身而起，嗖嗖的一拔起，就是二三丈高，連着縱身，已經出去十幾丈，往一個小山坡下一落，跟着猛然斜縱出去，撲奔一片樹木荒草較多的地方，轉回來，這時可是把身形完全隱蔽。施展開輕身小巧的功夫，反撲回來，和方才闖過來的地方却變了一個方向，故意的把停身之處枯枝亂草用力撥動，嗚啾的連響兩聲，自形已然飛縱起來，却仍然往上翻回來，果然那伏守的匪徒，剛發現左邊有人，暗往裏闖，射出一支箭去，沒把來人射上，反險些被來人打過來的石塊擦傷，分明是有一條黑影疾如飛鳥，闖上山坡，這時忽然身右側四五丈外，亂草中又是一陣作響，跟着又有一條黑影飛縱起來，往山道上撲去，他趕緊用箭追着射時，可是這人的身形也是那麼快，剎那間，已經蹤跡不見，他竟自不敢再遲延下去，急忙抽出一條響箭，掠空射起，向第二道卡子上報警，給他們叫他們提防着，有人衝入，這一來果然給鄧子敏開出了方向，劉漢英已然也隨着越過這道伏守的卡子，跟躡着鄧子敏的後蹤，聽得這條響箭射出去，是奔東北，這種箭出去並沒有多遠，鄧子敏和劉漢英順着他響箭的方向，縱躍如飛往上闖來，連着翻過了兩處亂山頭，和劉漢英金把身形隱蔽住，脚下也放輕，仔細查看這一帶，這裏是極長的一遍山嶺，鄧子敏向劉漢英一打招呼，認為這道嶺上必有伏守的賊人，按形勢說，這也是最宜於設暗卡子所在，兩人遂向這嶺上隱蔽着身形闖了上來，離着嶺頭還有數丈遠，突然聽得上面有低聲說話的人，趕緊各把身形掩蔽着，往東西退出數丈遠來，這才

往上飛縱到嶺頭，果然在上面有兩個人把守着，正在低聲商量着，只聽一個人說道：「依我看，還是再看情形，別冒昧了，前面卡子上究竟發現什麼，我們還須得着確實消息，焉能往裏邊隨便的報警，我們倘若這麼冒昧的把警號傳進去，盧四爺倘若到這裏問我們，我們用什麼話答對，等一等再說吧！」一九現雲龍鄧子敏，和劉漢英看到這裏的形勢，和他們把守的情形果然是十分嚴厲，這匪巢究竟在什麼地方，不容易發覺，這是見雷州二醜，他已經用了極細密的心思，隄防到一切，雖是沒有一點意外的事發生，他們這守卡子的人，也不敢隨意的就把總操子窺的方向隨意的透露出來。這時鄧子敏已然從暗影中翻到這嶺頭上，索性伏身暗中，監視着這道卡子上的舉動，工夫不大，從前面已經如飛的趕到一人，他相隔很遠，就向這上面打着招呼，他發話竟遞的是匪巢中暗令，既不是江湖上所用的唇典，任憑你熟習江湖上一切也難明白，他所說的是什麼意思，這人含糊的說過兩句話之後，他竟闖上嶺頭，向上面把守的人附耳低聲說了幾句，各自分開，他仍然翻了回去，這時上面把守這道卡子的匪徒，却自互相說道：「果然我們除大驚小怪的胡亂往裏報進去，本來沒有什麼事，我們若是無故的受了他們連累，豈不冤枉，」這上面伏守的匪黨，各自走開，鄧子敏聽到他們這種自言自語，已然明白他們的用意，還是故意的裝作沒有事，暗地的已然防備起來，遂向劉漢英暗打招呼，離開這嶺頭附近，聚合在一片荒林中，鄧子敏向劉漢英低聲說道：「上面的情形你已然聽到了，匪黨們狡詐十分，前面卡子上已然報告進出，適才我們故意的露了蹤跡，可是他們依然如無其事的，這分明是一種手段了，咱們今夜若搜尋不着他匪巢的所在，也太覺栽跟頭了，遂向劉漢英問：「身旁可帶着引火之物沒有？」劉漢英一笑答道：「鄧老師，可不要疑心我引火之物現成，我可是並

沒更行改業，作了綠抹道上的買賣。」伸手遂從囊中把千里火取出，鄧子敏點頭道：「據我想，我們發現他這兩道伏樁暗卡，這裏相離噪子窠決不會遠，索性我們在這一帶擾亂他一番，給他放火燒荒，至少要給他點起四五處火來，你我沿着東西這兩邊的嶺頭預備一下，半里地內分頭放火，手底下是越快越好，究竟看看他這附近一帶還有沒有他伏樁暗卡的所在，我們一望往裏搜尋，不會查不出他這匪巢所在了。」劉漢英也是十分着急，遂把千里火從竹筒中拔出來，從當中折斷分爲兩個，各把這火摺子攏好，鄧子敏道：「我們離開這一二十丈外，就可以同時動手，給他點起火來，好在這一帶已是後山，惹不出別的禍來，連累不上好人，劉漢英點頭答是，兩人分開，各奔東西，雖則山頭上草木在繁茂的時候，可是這裏是人跡罕不到的地方，歷年所存留下來的荊荒棘草，到處全有，這兩個人離開這道卡子之後，各自出去二十多丈，揀那易於燃燒的地方，放起火來，每點着了一處，再淌出去二十餘丈遠，再放第二把火，這兩人同時動手，脚下又快，只不大的工夫，這道橫嶺東西差不多有一里多長的地方，連續着燃燒起六七處來，這和放火燒荒是一樣，初燃燒時用那枯乾的荊棘荒草，直到燒着了之後，就是那青枝綠葉的地方，也一樣的被這火焰蔓延上，地勢又高，被風吹着這幾處火一着起，立刻烈焰飛騰，那所有的草木越燒片積越大，夾雜着劈拍的暴音，瞧得這嶺頭一里多地內火勢熊熊，嶺上下全亮如白晝，這一來果然生效，劉漢英和九現雲龍鄧子敏全退了回來，可是離胡匪徒伏守的地方很遠，揀了一個較高之處，把身形隱蔽，兩人更不時的撒昏打胡哨，那道卡子上伏守的匪黨，已經連綫的向後面射出三支響箭，鄧子敏一看那響箭所去的方向，斜奔西南，並不是奔那往正南去路有道路的地方，遂向劉漢英一打招呼，兩人盡量把輕身飛縱的功夫施展出來，縱

躍如飛，往西南撲過去，連着打兩聲胡哨，趕緊的換着方向，閃避開，把身形隱起，往西南連翻着亂山頭，出來有半里之遙，那劉漢英忽然向鄧子敏低聲招呼道：「鄧老師，你留神，大約有人下來了，」九現雲龍鄧子敏往起一縱身，竄起兩丈多高來，抓住一棵大樹的橫杈子，身形蟄伏在上面，劉漢英却往旁一片亂草中把身形矮下去，果然往西南一段亂峯頭，如飛的現出一條黑影，撲向這邊來，竟從兩人隱身之後疾馳過去，這時兩人已經看見這來人一身短小的衣裳，更沒配帶兵刃，也不是夜行衣，可是他這種飛馳的輕功，矯捷異常，一起一落，就出去六七丈遠，看他的方向，正是撲奔那設暗卡子的所在。鄧子敏一飄身落在地上，劉漢英也現身出來，低聲問：「怎麼樣？」鄧子敏道：「不會再錯了，我們順着這方向往前淌下去，定可找到匪巢的所在，」這兩人如飛的仍向西南淌下來，又出來一箇多地，在一段亂峯後，竟自現出一條道路，可是鄧子敏和劉漢英全把身形停住不敢硬往前闖了，因為這條小道只有一人寬，兩邊是一片傾斜的山坡，如同被刀劈開一樣，只有當中這條極狹的小道，若是由這裏穿行，暗中果有匪黨潛伏，可是極容易被人襲擊，劉漢英附耳低聲道：「鄧老師，我們從這條小道往裏闖，危險實多，倘若他兩邊潛伏着鎗手，我們雖不致被他所傷，我們反倒要白受這一夜的辛苦，依然不容易闖進匪巢，還不如素性的我們避開這條道路，從兩邊的山坡上往裏淌着看，倘然遇着阻攔，也容易動手對付，」鄧子敏點點頭道：「正合我意，我也是想這麼辦，倒顯得容易淌進去，好我是偏着南面這道山坡，你從北面翻上去，好在兩邊相隔不遠，我們不論誰遇到了敵人，也容易打招呼，互相策應，劉漢英答應了聲，兩下裏分開，各撲奔兩邊的山坡上闖去，鄧子敏翻到了這段斜坡上，上面亂草叢雜荆棘藤蘿，到處裏全礙着手脚，仗着輕功實有過人的

功夫，騰躍如飛，已經上了這段山坡，上面實是沒有人走的地方，只憑一身輕功絕技，倏起倏落，已然過來有二三丈遠，突然斜刺裏叭的一聲，鄧子敏趕緊一伏身，一支袖箭從頭上掠過去，鄧子敏往下一矮身，復往起一蹶，猛撲過去，可是那暗中潛伏之人，也趕緊騰身縱避，此時他一連兩個縱身，已經隱入這斜坡的下面，鄧子敏本想先去對付這潛伏的匪黨，自己要搜尋他老巢的地方，可是才一往前縱身，唰唰的在這斜坡下懸崖上又縱起一人，竟自一抬手，這次不是袖箭，竟是一塊飛蝗石打到，鄧子敏憤怒十分，只爲的此次來探查雷州二醜的下落，和這香山鼯猿子窩的所在，不願意早露出行跡來，所以竭力忍耐着，沒肯發聲喝問，只有腳底下暗用功夫，脚下輕輕一點，形如脫弦之箭，飢鷹捕兔勢，竟向那斜坡的亂石後撲去，可是暗中這人，身手十分厲害，又是在鄧子敏往下一落，他一個鷺子攢天，凌空而起，身軀拔到兩丈五六，一個雲裏翻身，竟往正南面落下去，這人只辨別出身形矮小，形如一頭猴子，他在二次往下一落身，沒往起再竄，竟自踏踏荒草的草梢縱出去，趕到身軀再往下一落，又在那荒草荊棘中，把身形隱去，這時鄧子敏在連番撲擊之下，嚇然驚醒，我不要上了這猴兒鬼子的當，他這分明有故意誘我改變方向，我若是盡自追趕，非着了他的道兒不可，大約這次許是被我搜尋準了他巢穴的方向，他恐怕我真個衝了進去，所以才這麼連翻阻擋，這次鄧子敏却把囊中輕易不用的五芒珠捏了兩個，夾在指縫間，却往起一縱身，低聲說道：「要是好朋友出頭相見，咱們各走各的路兒，誰也礙不着誰，你要是想不叫我們侵入此地，趕緊的明白答話，不然你老子可不陪了，這次鄧子敏在發話間，故意的一縱身，仍然撲奔西南，果然暗中潛伏那人，他依然沒走，竟沒聽他在什麼時候移動了地方，他已經從西南堵截過來，這次他是安心要盡

力的阻擋，九現雲龍鄧子敏一下，他身形才從荒草中一縱起，往一堆亂石旁一落，這次手一揚，竟是二支袖箭，一次發出，鄧子敏聽得袖箭的卡簧一響，右腳猛然一躍，身軀已然斜縱出來，口中卻喊了個「打」字，五芒珠一振腕子，向那賊人現身處打去，這種暗器十分厲害，顆粒既小，尤其是打出去沒有暗器的風聲，可是傷人最重，只有紅棗兒大小，上面却有五顆芒針，每個針芒長僅三分，這種暗器打上，手法用重時，這顆五芒珠陷入肉內，雖則沒有毒，可是傷着就够重的，九現雲龍鄧子敏從入江湖行道以來，僅僅用過一二次，對付那勢難兩立的強敵，自己若是不下毒手，恐怕也逃不出對頭人暗器之下，今夜在連番被阻之下，看透了敵人的陰謀，分明是要阻擋自己，不叫自己從裏面再淪下來，毅然發出這二顆暗器，手揚處，五芒珠已到，那匪徒一縮身，可是這次那容他再逃開，一粒五芒珠已經打中這匪徒的肩頭，九現雲龍鄧子敏已然飛身縱起，竟竄上去三四丈遠，這次毫不停留，施展開蜻蜓三抄水的功夫，倏起倏落，眨眼間已然出來十幾丈，鄧子敏絲毫不肯停留，直往白茶山溝下撲去，果然這攔截的匪徒，在受傷之下，竟未能立時追了過來，却任憑鄧子敏闖下這個亂山頭，前面是一片荒涼寬大的山道，只是不見那劉漢英的蹤跡，鄧子敏更檢到一株大樹，飛縱上去，用枝葉隱蔽身軀，四下裏查看劉漢英的蹤跡，只是這荒涼凶險的亂山中，那裏能任意找尋，只看到眼前一二十丈內，沒有人潛伏隱匿，更折斷了一根樹枝，打向地上，也不見回聲，知道這一帶是確實無人了，那受傷的匪徒，傷勢如何雖不能斷定，不過這裏分明是已入了匪巢要緊的地帶，不能再等候劉漢英了。鄧子敏縱躍如飛，不變方向的仍然一直往西搜尋下來，登到一處較高的山頭，往四下眺望，仔細聽着四下的聲息，這是卻連胡哨聲也沒有了，簡直是一片死寂的荒山，那裏去訪尋匪徒

的下落，鄧子敏好生着急，這座香山由南到北，長下裏足有三四十里，東西也有二十多里的道路，這還是最高的地方，盡力搜尋了下，雖是發現了匪黨的卡子，更遭到他連番的阻擋，可是現在越往裏面淪，反倒一些跡象找不着了，自己在江湖上闖蕩了半生，難道今夜就這麼認敗服輸的退回麼，只有前進，不能後退，就讓事情是辦糟了，也得算着了，鄧子敏遂不顧一切的仍然是往前搜尋，只是劉漢英的蹤跡不見，這可實在太怪了，難道他也被匪黨誘到別處去了麼？可是他若遭到敵人的邀劫，離開這段山溝地方，他必然要發聲向這邊呼援，兩下雖隔着山頭，不過十餘丈遠，不會聽不到一點聲息，這劉漢英也是一個久經大敵的江湖客，他不致於就那麼容易的落在匪徒的手內，九現雲龍鄧子敏此時可有些怒火中燒，脚下可是並沒停頓，這一陣縱躍疾馳，已經又淪進了二三里，忽然見前面的形勢個別，鄧子敏趕緊把身形隱蔽起來，向前面看時，一段亂山頭，橫阻着去路，却有兩個山口通着前面，這種地方入山口一帶，若是有人潛伏把守，可實不容易再衝過去了，鄧子敏已至此，尤其眼前這段亂山頭向形勢頗像匪巢的所在，無論如何也得闖過去查看一番，真要是找不到匪巢的下落，那也只好另想辦法了，可是鄧子敏決意不想從山口闖入，仔細打量了一下，認為憑一身輕功絕技，仍從那斷壁懸崖上翻上去，後面的形勢也可一望而知，自己拿定了主意，略微緩了緩氣，才待動身，耳中聽得偏北邊十幾丈外，一片一人多高的荒草地，亂草發出來的音聲，決不是被風搖動的響聲，鄧子敏把身形停住，仔細辨查，果然發覺那一帶却是有人在草內穿行，九現雲龍鄧子敏不敢逼延，趕緊隱蔽着身形，輕登巧縱，撲奔到相隔他們隱身潛行的地方，還有兩三丈遠，把身形停住，不敢欺的過近了，免得在此時形跡一露，反倒不易查出他們的實情，倒要看看他們這種鬼蜮行爲，

究竟是作些什麼？鄧子敏找了一處略高之地，借着那荒林野木，影着身子仔細看時，已然辨別人還不少，大約總有七八名，人的身形雖則看不清，他們所帶的兵刃，時時從那荆棘荒草的細縫中，透過刀光劍影來，並且有人低聲着嗓音，很嚴厲的喝叱着道：「喂，朋友，放明白點兒，你只要不聽我的指示，你敢隨便出聲喝喊，我可不要你的命，先把你兩腿脛斷，或是扎瞎了你兩眼，就是有人把你救出去，相好的，你也就算作了廢人，往東走，腳底下輕着點兒。」這一陣嚴厲的喝叱着，已聽出他們似在押解着二人，直奔西北走下去。九現雲龍鄧子敏一揣度這種情形，大致猜出，恐怕是劉漢英落在他們手中，索性看他們略微走遠些，自己才暗中跟趕下來，可是始終不敢貼近他們，見所走的道路，這才明白匪黨的狡詐，按着前面那道橫山嶺放卡子的地方，往裏淪時決難找到他塚子窰的地方，若是按着方才發現敵蹤，從那奇險的小路淪了下去，也不是奔他塚子窰的去路，這才知道他是故意的處處設伏引誘，完全是隄防着有人想淪進他塚子窰的所在，這時鄧子敏認定劉漢英難則落在他們手中，劉可以按塚的所在查出，只是還不大明白，劉漢英手底下並不軟弱，很好的一身本領，怎的被這般盜黨堵却，動手被擒，何致於連個招呼全沒打出來，這真是怪事了，心中這麼懷疑着，跟蹤擲跡，又出來有半里多地，這才看見按方向大約是正北方，一處山口樹木叢雜，山勢也非常險峻，山口前有四名匪黨在那兒把守着，這行人此時已經從林木荒草間現身出去，果然一些不差，正是劉漢英被擒，有兩個匪徒左右挾持着，前後各有兩名匪徒，全提着兵刃監視着，走向那道山口內，他們一入山口，那邊連着嗖嗖的飛起三隻響箭，向裏面射去，鄧子敏認為劉漢英既落在他們手中，此處是領袖天南綠林的總塚子窰，扎手的人物全在這兒，淪進去固然是危險萬分，但是劉漢英這

個朋友，過去並沒有多深的交情，此時爲幫忙隨自己探山，落在匪黨手內，自己要不把他救出來，也太以對不住朋友了，無論如何我也得湊進去，就是全栽在這兒，那也只好認命。鄧子敏打定主意，略一查看形勢，斜奔西北，穿着那一片片的樹林子，撥着荊棘荒草，繞出有二十丈來，避開了把守山口的匪徒，遂向山口以北的山坡上，輕身飛縱毫不敢遲延，仗着身形巧快，又在黑夜間，趕到翻上七八丈去，就是再有人發覺，也看不出準是夜行人，從此侵入，眨眼間已經到了上面，把身軀俯下去，迎往近處查看了一番，這一帶隔個半箭多地，有一間木板搭造的小亭子，鄧子敏已知道下面就是他繃噪子窩了，這段山坡上面，形如一帶山城，圍着裏面，往下看矮下去有二十多丈，下面也是林木蒼蒼，並且聽到那澗水挾流的音聲，雖則看不真切，大致的已看出這裏面十分幽雅隱僻，鄧子敏躲避着山頭險望的匪黨，這裏邊容易上下了，到處裏全有人工開鑿的蹬道，鄧子敏順着蹬道下來，見這裏面地勢非常大，靠山坡下一片的廣場，到處裏有果木樹，一條條的道路，全修整的非常潔淨，鄧子敏穿着一片片的果木樹林往裏查看，走出不遠來，迎面已見到偏南偏北，各有一排木板屋，在門前用竹竿挑着燈籠，門前全有穿着短裝的壯漢把守着，自己翻山進來，雖則比較看多就誤了一刻，可是按他們從容走入的情形，並沒叫他們走遠了，認着他們是在附近一帶，遂繞着偏北邊這排木板屋轉過來，轉到這木房子北面，這裏已經避開了那門前把守的匪黨，鄧子敏一縱身，竄上了木板屋頂，向四下裏一張望，果然看到了劉漢英被那般匪黨押解着，從往裏走當中那條寬路上，轉向西南的一段子橫道，這還算很巧，鄧子敏若是再晚到一刻，把他們蹤跡一失，這裏邊的地勢很大，可就不易探查了，鄧子敏趕緊飄身落在木屋後，縱躍如飛，到了這片林木夾峙的道路上，飛縱到對面，

穿着果木林，斜撲往南去的橫道，轉過來，已經望見，在走入這段子橫道不遠，那裏用竹子圍起一道短牆，裏面還不住有燈光閃動，一般匪黨押解着劉漢英，竟走進去。鄧子敏遂趕緊也撲到近前，隱身在竹籬外，隔着竹籬往裏看時，這裏面也是僅有五間房子，三間西房，兩間南房，靠北面一帶，是一座做棚，這班匪黨進了這院子之後，只由兩名搭架劉漢英的，把劉漢英推進了南屋，那四名監視的匪徒，一同走進了那三間西上房，鄧子敏見這裏屋子建設的也是因陋就簡，絲毫不講形勢，可是十分堅固，那兩間南房，只有一個堅固的木門，沒有窗戶，只在房簷下開着幾個一尺見方的小洞，門一關閉，這種屋子比囚牢還嚴緊，那兩名匪徒把守在門前，鄧子敏看這種屋子的情形，就知道他後牆和兩邊的房山，必會有通用的孔洞。遂從竹籬外，繞着轉奔了南面，騰身一縱，竄進竹籬，輕輕落在裏面，果然這石屋的後牆上，竟有兩個一尺見方的孔洞，跟前面的是二樣子，離地有一丈二尺左右，鄧子敏貼近了石牆下，往起一聳身，竄起來抓住了靠東邊這個石洞口，手攀住石洞口，裏面一股子潮溼之氣撲鼻，仔細看了看，裏面雖是有燈光，只是昏昏沉沉，又把身形往起拔高了些，這才看清了裏面，這兩間石屋裏面並沒有桌凳陳設，靠着門的石牆上，掛着一盞瓦燈，油烟子把石牆薰得一片漆黑，這裏邊在沿着石牆下，埋着六七根木椿，上面全釘着大鐵環子，一望而知是囚禁人的地方，劉漢英被他們送進這石屋中，還算好，並沒被他們綑綁在木椿上，只雙臂倒懸着，把他自己放到裏面，前面的門關得很嚴，這種地方本來用不着再怕被囚禁的人逃了出去，九現雲龍鄧子敏一看這種情形，這倒是很好的機會，遂在這石洞口外邊，石牆上找那鋒利的地方，用力的弄下一塊小石片來，輕輕的向裏面打去，劉漢英只於是綑着雙臂，腳底下並沒被綑綁，這時聽到石片落地，他一

抬頭，向後面石洞口查看，這時鄧子敏噙着唾沫，招呼道：「劉老師，怎麼樣，現在前面只有兩人，」劉漢英趕忙的轉身去湊到門口，把耳朵貼在門縫上，向外聽了聽，趕忙的回身來，湊到後牆石洞口近處，低聲說道：「鄧老師，你先不用爲我就心，我這是故意的落在他們手中，這羣小輩已經中了我的計，若不然我們想溜入他這總棧子窰，只怕不容易吧，你先不要動手，這還繩索攔不住我，趁這機會，你要仔細檢查一番，把守的人就在門外，被他們查覺，可就糟了，快快離開此處，」鄧子敏答了一聲「好」趕緊飄身落在牆下，自己倒深服這老捕頭劉漢英，果然是公門中的名手，拿賊捕盜，搜索賊巢，另有一種老謀深算，實在有出人意料的手段，自己從這石屋後轉過來，轉奔西邊的上房，聽得裏面有許多人說話的聲音，鄧子敏仍然轉到這正房後，這三間屋子，跟劉漢英被囚禁的地方不一樣，房後雖也開着後窗，却是用那木柵欄擋着，裏面的燈光很亮，鄧子敏湊到窗下，往瞧一窺身，竄了上去，手攀窗口，把身軀偏在一旁，往裏張望時，這屋中的陳設齊齊整整，這三間屋是兩間通連，隔斷開一個暗間，在這兩間明間內，燈火輝煌之下，分坐着五個江湖道，靠門前還站着四名黨羽，這五人正在紛紛的爭論着，你一言我一語，似乎意見不同，聽出他們這裏全是平起平坐的弟兄，誰也管不着誰的事，大致他們說是被擒的這人，分明是官家的爪牙，看他那面貌，形容，真是一個公門中的老手，不然的話，在這麼深夜中，除了我們同道中人，有誰能到我們這地方來，其中另一人則認爲被擒的人，另有原由，還是別等到天亮趕緊報告進去，以免發生出意外情形，勞而無功，反許落了不是處，這時他們在爭執之間，從門外匆匆走進一人，站到屋門口，向裏面的人說道：「方才卡子上用鑿箭報警，怎麼沒得着外山總盤查的報告，四外的巡山弟兄，竟自隨意的用鑿箭

傳進總舵，當家的那裏已經查問下來，叫這裏韓二爺趕緊進去，當家的要問話呢。——此人這一發話，屋中這五名盜黨，立刻鴉雀無聲，靜靜的聽着，彼此面面相覷，內中一個四十多歲細高身材，站起來答了聲「很好，我這正要裏面去回話，咱們一塊進去，」九現雲龍鄧子敏認爲這種機會難得，手底下輕輕一推後窗口，飄身落在下面，跟着一步，竄上屋頂，伏身往前看時，那兩名匪黨一前一後，走出門去，鄧子敏暗中跟蹤，只見他們出了門之後，不往北走奔那條正路，却依然從這股子橫道，向南走下來，鄧子敏暗想，這種地方真是怪道，真想不到這香山四煞，盤踞多年的老巢，竟會有這般嚴密，任憑你發現他那一處盜黨所呆的地方，你按着這種跡象，向前搜尋，決再找不着第二處匪黨寄身的所在，方向變，道路也變了，暗中緊綴着這兩人，往南走上有兩箭多地來，前面竟是一片叢雜的樹林，裏面隱藏着一條極狹的小道，鄧子敏此時算是耳目並用，盡力的留神四週，還不敢把前面的人放的過遠了，恐怕失了他們的蹤跡，樹林中這條小道，更是左旋右折，只要你沒到過這種地方的，能夠進來，就許不能出去，忽然前面那兩人往西拐過去，這片樹林已然走盡了，前面地勢開展，竟是沿着一片山東南斜轉過去的一道山峯下，在山峯下回，緊貼着山壁蓋着一排房屋，那紙窗上有一半閃着燈光，一半黑暗暗，這兩人走到那屋門口，却向門上連敲了幾下，裏面有人答了聲，似乎隔着門還問了幾句話，這才把門推開，讓這兩人進去，鄧子敏看到這種情形，更覺處處於理不合，他們分明是奉總舵主之召，前去面話，可是走出這麼遠的道路來，到這種隱僻的地方，這一段山峯從東南轉到西北角，竟全沒有別的道路，壁立的山峯，既沒有人跡，更沒有別的房屋，難道領袖東南綠林的盟主，就盤踞在這種地方麼？這也太不近情理了，並且查看了四週，決沒有瞭望把守

的匪黨，這兩人進去後，經過很大的時候，不見他兩人出來，更不見別的匪黨出入，悄悄的轉到這排房屋的附近，仔細聽了聽，聲息寂然，裏面連個說話的聲音全沒有，鄧子敏看到這種情形，非要一查究竟不可了，從東南角轉過來，縱身到房屋的東山牆下，輕輕的轉到前面，仔細看這種屋子的形勢，非常扎眼，完全用巨石疊起的牆壁，窗戶是碗口粗的樹根，密排着只有三四寸寬的空隙，裏面罩有窗架子糊着紙，那木門也是堅固異常，他這排房子有四間長，可是後山牆完全借着後面嶺下的山壁，鄧子敏縱身到門口，側耳聽了聽，裏面決沒有人聲，遂退到靠東邊的窗口下，探手從縫中把裏面的窗紙戳破，偏着東邊，斜身往裏邊看時，不由驚異得幾乎失聲，這屋中竟自沒有一個人跡，分明是裏面既有匪黨外邊來的人，也進入屋中，靠南邊雖有一間沒有燈光的屋子，但是在鄧子敏竊聽之下，決不像再有人跡，鄧子敏遂撒身離開窗下，往起一翻身，竄到了屋面上，仔細的一打量，這一帶的形勢，恍然大悟，已然明白原來他這座房屋，是通到他總探子轄的一個祕密門戶，他這房後的牆，緊接連山壁，人進到屋中，立刻聲息毫無，蹤跡不見，這分明是從裏面另有出路了，可是鄧子敏抬頭查看，這段山嶺在黑夜間，排空插雲，高不可仰，並且筆直的山峯，決不能上下，若不從他這祕密門戶出入，決難找到他門戶的所在，可是他這種重要的所在，不問可知，一切的佈置，全十分嚴密，我若硬闖進去，定要和匪黨們正式相見，此時還不到和他們動手的時候，決不能那麼放手去作，鄧子敏在這屋面上，竟自束手無策，但是就這樣半途而廢，實不甘心，仍退下房來，縱身到偏南邊沒有燈光的窗下，側耳聽了聽，裏面隱約似有說話的人，可是這種聲音，似乎被什麼阻隔住，聽不真切，並且離的也很遠，鄧子敏正要設法破曉他的阻擋，冒險潛入裏邊探查，跟着在這山峯

偏西南一帶，極高的地方，飛起一支響箭，聽這響箭的聲音，辨別出是從山峯上面往外射出來，鄧子敏遂把身形隱起，索性要看看他這響箭發出有什麼舉動，這時這四週靜蕩蕩的，只有風吹草木之聲，九現雲龍鄧子敏從三十多歲時，闖蕩江湖，走過好多省的地方，像今夜這種情形，還真是有生以來所僅見，想不到一般綠林匪黨，竟自這麼扎手，明明他的噪子窸近在眼前，就這麼不容易湊進去，等了好一刻的工夫。見冀東北一帶，似有燈光閃動，可是忽隱忽現，等了好大的工夫，才見四名匪徒，提着一個紙燈籠，押解着劉漢英，向這石屋走來，鄧子敏把身形掩蔽好，更測度好了地勢，只要身形縱起，就可到了屋門口，這時匪黨們漸走漸近，他們一邊走着，却一邊說着話，內中一人說道：「你看事情不要看得那麼平淡，大宗全以為擒獲一個不相干的人，或是把他打發了，或是放到明日再問，你們看才報進去，一時不等，立刻就要這個人，我們這些天多小心謹慎，犯不上找這種晦氣。」說話間已經到了門口，提燈籠的那個，伸手又向門上連敲了幾下，稍沉了沉，裏面竟有人發話，向外問他們，問答之間，聲音極低，不是在他身旁，決難聽到，跟着門一開，這四名匪黨，推着劉漢英一同走了進去，這時門已經跟着向裏合攏，九現雲龍鄧子敏，脚尖一點地，已經騰身縱過來，往地上一落時，完全用輕身提氣，小巧的功夫，身軀卷伏在這將要閉上的門下，可是伸手把下面這扇緊固木門的橫柱子抓住，裏面的人他是隨手往裏帶這扇木門，因為這木門太重，平時關閉全得慢慢的往外推，慢慢的合攏，此時從然竟自往裏面帶不動，關門的這個匪徒，他用力猛往裏一拉，可是九現雲龍鄧子敏此時把全身的力量，全貫到右臂上，這扇木門是紋絲不動，裏面這個匪徒，竟自驚詫的自言語自道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，」他竟自鬆了手，邁步走出門來，鄧子敏此時竟用縮骨法，

身軀在這扇木門下半尺高的空隙，輕輕一滾，已經到了這扇木門的裏面，那匪黨也正在非出來，只因爲這種木門木柱子全有空隙，他在裏面望的到外面，決不疑心到門前有人，可是腳底下黑暗異常，他就萬沒想到有人敢這麼隱匿潛伏，完全出於意料之外的事，居然被鄧子敏瞞過，這時他向門外看了看，任什麼沒有，鄧子敏從門下翻身到裏面時，依然是在地上蜷伏着，可是兩手一抓門口的下坎，身軀已然一個迴旋，全身塌着地面，已經轉到屋中的窗下，他這一攔，那四個匪徒和漢劉英已全走進沒有燈火的裏間門內，那門口擋着一個很厚的軟帘，在這到那間，九現雲龍鄧子敏已經把這屋中形勢完全看個清楚，明着的這兩間屋子，決看不出一些異狀來，簡單的幾件桌椅，陳設，桌上點着光焰很大的油燈，鄧子敏貼着窗根下，把身形長起，氣納丹田，雙臂向上一抖，已經騰身飛縱起，抓住了房頂子上面的橫樑，這種房頂子完全是用那整棵的樹根架在石牆上，隔三尺遠一棵，密排下去，鄧子敏攔住一棵樹幹，全身往起一拔，更用兩隻脚尖，也攔住了樹身，這可是臉朝上，整個的身軀抱在這棵樹幹上，微偏着頭向下看，那名守門的匪黨，又把門試了試，依然能照樣的移動，他氣恨恨却把門帶過來，砰的一聲，關的嚴絲合縫，他轉身來，直奔裏面，把軟帘挑起，走了進去，九現雲龍鄧子敏稍沉了沉，聽了聽外面和這暗間裏沒有人出入的聲音，雙腿一鬆，下身往下一沉，手一張，輕輕落在地上，却趕緊一縱身，到了那木桌前，却不用口去吹燈，恐怕那吹氣之聲，驚動了裏面守門的匪黨，右掌一揚，把燈焰搗滅，躡足輕步，到了暗間的門口，把這軟帘掀開一線，往裏看時，只見這暗間裏雖沒有燈火，可是別處透出來的光亮，也能看出這屋中一切，這暗間內只有靠西南牆角搭着一付板鋪，在牆上掛着一口鬼頭刀，一張弓，一壺箭，這南面後牆一直的往後面通下去

整個屋子大的洞門，裏面有隱隱的燈光射出來，那守門的匪徒，却坐在板鋪上，右腿抬起來，腳登板鋪，偏着身子，望着那洞門一帶，九現雲龍鄧子敏對於這香山總舵，匪徒的佈置嚴密，也實在驚心，這種隱密的地方，半由天工，半由人力，這種所在，若不是暗中發現，真要是想攻進去，實不是容易事了，他這裏面用人把守住，只憑幾張硬弓，幾排利箭，任憑你有天大本領，也不易闖了進去，自己看到這種情形，劉漢英已然被擄進去，他雖然用苦肉計，好深入他匪巢，可以借勢看明了一切，只是這種地方，要憑他一人之力，再想逃出可就不容易了，鄧子敏決意要往裏闖一下，自己好乘機下手，以便助劉漢英脫身盜窟，耳中聽着這秘密洞口附近，並沒有別的匪黨，只有收拾了此人才好闖入，不過裏面情形如何，尚在不得而知，倘若此時把守洞口的這人動手處置之後，裏邊一時找尋不到劉漢英被囚之所，以及他總揀了審的所在，這裏事情定被發覺，因為他這裏是一個重要的咽喉要路，不時有出入之人，那一來於自己與劉漢英有許多不利，還是得把此人誘開。

九現雲龍鄧子敏在上面憑輕身提氣的功夫，把右手抬起，護中換到一種五芒珠，右手指間輕輕一彈，對準了木門旁的紙窗上打出去，「叭」的一聲，那守洞口的匪徒警覺之下，一縱身已然竄了過來，向門口一落，他却向旁一閃，從門旁的窗口向外張望，就在這時，九現雲龍鄧子敏下半身往下一垂，雙足往外一踏，全身飄起，向那石洞口落下來，雖沒有聲息，可是身軀這一下來，帶着屋中風動，向外張望的那匪黨，略有警覺，竟自一扭頭，可是鄧子敏動作神速，身軀往地上一落，已然看清了那石洞入口的地方，形如一座城門洞，是有兩丈多深，在靠石洞的當中牆壁上，掛着一支瓦燈，燈焰閃爍，鄧子敏往起一聳身，已

經竄進了石洞中，隨手輕輕一搥，把那油燈撲滅，二次騰身縱起，已到了石洞口外，那守洞門的匪黨，也正在縱身退回來，向裏查看時，燈光一滅，石洞內一片漆黑，已被鄧子敏闖出洞外，這外面竟是很大的地方，也正是那高峯的後面，那裏面是一片平坦之地，數十丈外，燈火螢螢，不過在沿着洞門外一帶，到處裏草木繁茂，鄧子敏貼着洞口外趕緊把身形矮下去，先要仔細查看一番，這裏既然已到了匪巢中，他的防守必嚴，得防備他洞門附近，有暗中伏守的匪徒，隱身查看之下，果然從左邊一片小樹後，腳下不帶一些聲息的，走出了一名匪黨，指弓跨箭，左手提着一口厚背鬼頭刀，正向洞口這邊走來，鄧子敏還是徹侍的一出洞口，離他尚遠，倘若是他正走到洞口附近，自己從裏面闖出來，非被他發覺不可了，鄧子敏容他走得略遠些，猛然縱身而起，「飢露捕兔」式，身形往下一落，雙掌已經向他二肋上插去，在這匪徒兩肋氣眼上一戳，「吶」的一聽，沒喊出聲來，已然暈絕過去，鄧子敏輕輕的往外一送，把他掙在草地上，趕緊俯身把他腰帶解開，四馬攢蹄，把這匪徒捆好，撕他一片衣裳，塞入他口內，輕輕提起，放在一片深草中，一時半時不易發覺，轉身來回裏打量，見那有燈火的地方，是偏着西南一段崗，包圍着大約有二三十間房屋，可是全用林木掩蔽着，鄧子敏這時已不知劉漢蕪被他們架到那裏，遑奔這片燈光撲過來，盡力的掩蔽着身形，相離稍近，隱身在樹木後面，打量這片房屋，建築的十分齊整，並且靠那房屋前，不斷的有人影幌動，到了這種地方，鄧子敏也不得不加以謹慎，因為除了那個石洞口是別無出路，只要形跡一露，匪黨們若有能手出頭合力對付自己，再想退出去，那就不容易了，所以這是鄧子敏耳目並用，留神着四週，查看着附近，漸漸的欺進了一片坐東向西的房屋，有七八寸長，紙窗上燈光很亮，這是靠最前面的一排房

屋，看了看門前，並沒有匪黨把守，細打量這一帶的情形，所好者隱身之處較多，鄧子敏飛縱到這排東房
的窗下，倒着身子照顧着裏面，耳中細聽屋中的動靜，有人在講着話，聽得一人說，我看來人定是鷹爪孫
無疑，我們本股弟兄，難免有在地面上露了形跡，把風聲洩露出去，就有這不怕死的要湊進來，摸我們的
細底，最好是咱們攔制他一番，不會拷問不出口供來。」另一人說道：「我看此人不像六扇門裏的人物
，近日來那南海縣的雙勝鏢局，可十分令人難測，他支持這個買賣，只走些無關重要的鏢貨，凡是大撥的
鏢，找上門去，全被他推出，這種情形幹鏢行的就沒有見過這樣辦法的，所以他這雙勝鏢局，分明是另有
作用，咱們鏢把子雖已注意，可是總那麼遲疑不決的，萬一是當初廣州城被消滅的那個硬對頭的部下，死
灰復燃，在這裏暗地集合起來，和我們作對，恐怕定要成了心腹之患，那一來我們這香山總操子密，說不
定早晚要吃他的大虧，此人或者就許是雙勝鏢局派出來的能手，到這裏探查我們虛實動靜，也可未知。

先前說話的那人帶着怒意的說道：「其要是這種情形，他可是自尋死路，所以咱們鏢把子對於被擒的
人，不敢輕視，我認爲這香山總操子密，慢說是近年來沒有取到我們這裏輕捋虎鬚的，就是過去也沒有那
麼大胆的來到這裏探查，好，我們去看看究竟怎麼個來路，諒還叫他逃不出楊三爺的眼皮下，鄧子敏知道
屋中這二人就要出來，自己往起一縱身，「一鶴冲天」向上拔起二丈左右，微往下一沉，已經輕輕落在屋
頂上，這時下面的門一開，那兩個匪黨已然走出來，一直的够奔十餘丈外，一排松樹下面三間矮屋，鄧子
敏看他二人走遠，遂輕輕的一飄身落在地上，身形縱躍如飛，斜撲西南矮屋旁一排松樹下，在樹蔭下隱住
身軀，這時相離矮屋不過丈餘遠，堅固的木窗上糊的紙有許多破洞，從裏面透出來昏黃的燈光十分暗淡，

這二人到了那屋門前，有一名短衣壯漢守在門旁。這二人略一答話，那壯漢一回身，門上一陣落鎖，撤鐵鎖的聲音，門開後，這兩人一邊往裏走着，却有一人說道：「張二虎，瓢把子那裏沒有往裏提他麼？」這名壯漢忙說道：「裏面還沒有下來人，」說着話兩人已經走進屋去，守門的壯漢竟自把門仍然掩閉好，他從門旁牆根下提起一把刀來，在進門後來往的走着，鄧子敏繞奔這矮屋後看了看並沒有後窗，自己復反身來離開矮屋稍遠，用樹幹障着身，啞着嗓音低聲招呼道：「張二虎，張二虎你快過來。」那守門的匪徒一楞，轉身往這邊查看，也在問着誰招呼我，連問了二聲，沒有答話的，他嘴裏頭却不乾不淨的罵着道：「這不用說，是小韓四這是酒足飯飽又想拿張二爺來開心，你不用躲，我要好好的來請請你。」他立刻提着刀直奔這松樹下緊走過來，到了樹底下張二虎把左手提的刀，已經換到右手，立刻口中罵着道：「我叫你今夜嘗嘗厲害。」他猛然向樹後轉過來，鄧子敏容他身軀已然轉了過來，立刻把自己的身軀往樹幹後緊一貼，趕到這張二虎已到面前，鄧子敏輕展鐵臂把張二虎的右腕子抓住，張二虎剛要開口一嚷，鄧子敏已然右手駢食中二指向他「天突穴」一點去，這一來張二虎只吭了一聲，已經完全閉住氣，身軀向後一仰，鄧子敏順勢一送，把張二虎仰面朝天摔在地上，刀已經奪了過來，趕緊把他的腰帶子解下來，把手足紮好，在樹根下抓了一把泥草，一捏他的兩腮，張二虎口一張，這一調泥草完全塞入他口內，可憐這張二虎連鄧子敏的面貌全沒看見，竟任憑鄧子敏這樣擺制起來，這時可不怕盡自就攔，把他那口刀向他脖項上一插，翻身一躍，已到了矮屋前，這種地方很省事，就着原有的破窗孔，往裏看時，只見這屋中並不是什麼囚禁之所，屋中陳設雖是簡單，一切動用的東西，應用盡有，劉漢英被綁在裏面一支椅子上，那兩個匪徒一個站

在八仙桌前，一個却站在劉漢英的左側，一手按着椅子背，只聽左邊這個不住的冷笑着道：「朋友！你還不失爲男子漢，倒是還有個準姓，咱們別裝瘋賣傻，彼此全是幹什麼的，你要擠的好朋友對你不起，那可怨不得人家不懂交情了，趁早說痛快話，你倒是實什麼的，其實不問你我我們也明白，不過經打佛口出，你的事還是你自己講，比較着痛快，難道你非找些寒糞不可麼？」這時劉漢英却抬起頭來，偏着臉向這匪徒看了看，從鼻孔哼了聲道：「你要是真個那麼想，咱們任什麼話不用講了，好朋友落在你們手中，渾身上下完全算交給你們，有法子盡管收拾，姓劉的決不會含糊了，實話告訴你們依然不信，你還叫我說什麼，」站在桌子旁邊個匪徒却說道：「朋友你過去曾在那一條線上呆過？何妨明白的說出，你自己想這香山臊子竈，慢說你這麼一個來歷不明的人，憑你三言五語就要把我們哄信了，你也太把別人看成小孩子了，你是想來到我們這裏臥底，把這裏一切探明之後，好等待機會動手，把我們這個臊子竈挑了，朋友你這個法子未免拙笨，現在我替你說，有二條路是你來時必走的，你不是南海縣六扇門裏人，就是個雙勝鏢局派出來到我們這裏探察虛實動靜，現在我們弟兄完全把你看作江湖上的好朋友，所以這麼好言好語的問你一切，你反倒和我們支吾起來，你可知道要想收拾你，叫你說十句話，決不能讓你說八句話算完，你也是江湖道上跑的人，我想你不會不信吧！」劉漢英哈哈一笑道：「你用不着自作聰明，我把實話已經說了，我在十幾年前，在江南道上也是綠林中的朋友，只爲擱下幾條命案，官家緝捕的太急，江南道上無法立足，我這才逃了出來，在這川廣雲貴一帶，這些年來，我就等於洗手一樣，因爲這一帶綠林道中各自領率一個幫口，沒朋友的不容易投奔進來，我也有一身武功本領，年歲越大了，反到有來些雄心不死，自己認爲我

還能够在江湖道上闖一下子，可是我決不肯信那無名小卒使用，我知道這香山總探子窩，自從雷州的楚，樊二位當家的移塚到這裏，威名愈震，我不知道這裏究竟的實力如何，不敢只聽信這一些傳言，我就入塚歸標，我要是重入了綠林道，我得幹個值得，不能白染二一水，所以我安心要把這裏的底細摸一下，眞要是名付其實，我要單人獨騎到外面去作一水值得下手的買賣，作爲進身的禮物，不想還沒容我把這裏的虛實動靜看到，就被獲遭擒，現在既然你們對姓劉的有懷疑之心，什麼話也是無庸再講，請你們該着怎樣辦就怎樣辦好了，一個在江湖道上跑的漢子，這條命早已把他看成無足輕重了。」說着話，却把頭低下，眼皮不掠，却没有絲毫畏懼屈服之色，站在椅子旁那匪黨輕笑了一聲道：「好吧！你既是一口咬定，不肯從實的給我們講，朋友！你可別含糊了，叫你嘗嘗董二爺手底下是什麼滋味，準有值得朋友你叫好的方法，你若一個含糊可對不起你自己了。」他說到這，一扭頭向桌前站的那匪徒招呼道：「二弟去，趕緊前面招呼派四個手底下俐落的弟兄來，咱們也叫這好朋友見識見識，香山總探這點家規，讓他也開開眼，桌子前那匪徒啞了聲，早就應該這麼辦，多餘的費了這半天事，他一邊說着一邊往外走，鄧子敏已然縱身到矮屋的拐角旁，把身軀隱蔽住，門開後，那匪徒走出來，鄧子敏已經隱身在暗處，知道他們是去招呼手下匪黨，要用嚴刑向劉漢英逼供，鄧子敏索性要看他們要怎樣對付這位曾在公門當過多年捕頭的人物。

第四章 襲鏢局樂善莊聚義

在這匪徒才走下台階不遠，他竟自驚疑着吸了一聲，左右查看，鄧子敏知道他這定是我那守門的弟兄

就在這時，從西南一排房屋後面，有燈影閃動，遠遠走過一人來，直奔這屋門口，這來人是一個年輕力壯的匪徒，一身短裝，看那情形決不是總壞子窩的小卒，看見從屋中出來人，手中的燈籠一幌，聽他說道：「原來是蕭師父在這裏，這個點兒有口供沒有？」屋中出來那匪徒答道：「焦四爺，我們問了幾句，這個點兒鏢口很硬，看情形也是久走江湖道的好說好講不會問出實情來，多少總得給他些顏色看看。」那來人答道：「現在不用你們費事了，瓢把子那裏大致已猜出他的來路，裏面幾位當家的要看看他，大約咱們這裏就許有和他朝過相的，那一來豈不省了事，也免得委屈了好朋友。」這時屋中出來那匪徒道：「那變焦四爺現在把他捉走麼，我們候二弟也在這裏，」來人道：「後面跟着還有人過來，不用你們哥兒管了，」提着燈籠這匪徒走進屋去，鄧子敏自己暗中想着，聽他們說話的情形，分日是匪首要把劉漢英提到裏面去，這固然是好機會，但是這雷州二醜和香山四煞，以及嶺南七弟兄，全在這裏，劉漢英雖是精明強幹，一身本領，不過若是真被他們收拾時，在這般扎手人物的眼底下，恐怕不易施展了，那一來倘若匪徒們狠心辣手，對付起他來，再想脫身勢比登天，那豈不是自投虎口，我還是見機而作，好在匪巢已經找到了，今夜雖然不能把這裏的所有力量查明，容劉漢英脫身之後，又何妨二次再來，九現雲龍鄧子敏一想到這種危險的情形，立刻感覺着若容他們把劉漢英真個交到匪首面前，有萬分危險，還算機會湊巧，來傳話的人走進屋中，先前那兩個匪徒竟自離開這裏，鄧子敏見自己所擺制的守門的匪徒，尙沒被他們發覺，遂縱身到門旁，還風門正錯開一線，從門縫中往裏張望，只見那年輕的匪黨，把燈籠放下，走到劉漢英面前招呼了聲：「朋友來到香山，應該大大方方的，有什麼事講在當面，你這麼鬼鬼祟祟的想在好朋友面前，賣弄

這點鬼聰明，你這種主意完全錯了，現在我們瓢把子要請朋友你到後面一會，你可知道這裏幾位當家的全是久走江湖的好朋友，他們可不容你任意的賣弄這種手段，你倒是爲什麼來的，還不如現在說與了焦四爺，我要交你這個朋友，大主意是你自己拿，錯過了這個機會，恐怕你後悔可就晚了，」劉漢英抬起頭看了看這匪徒冷笑着說道：「用不着在我面前說這些不三不四的話，姓劉的江湖道上也跑了多年，這次總怨我自己瞎了眼，飛蛾投火一樣，落到你們的手中，任憑處置，在江湖上走的朋友，誰能把這條命看重了。」劉漢英說完這個話，立刻把頭底下，這匪徒聽了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：「焦四爺好意照顧你，你倒跟我弄起這一套來，好吧！叫你朝見了瓢把子，那時你自知道，這香山繃纒，不是容你隨意招惹的地方，」他說到這兒，回轉身來，向着門口自言自語道：「怎麼還不到來。難道又變了卦，就這麼省事的打發了他，」他說着話向門口走來，鄧子敏此時是另有打算，不肯再離遠了，忙起一縱身，雙手攔住房簷子，下身往起一拔，雙足登在簷子底下橫樑上，整個兒的身軀纏在上面，那匪徒也一推門走出屋來，口中却道：「這真是怪事！難道這個點兒，攔在這屋裏連個看守的人全沒有，這前邊幾位像模像樣的老師父們，全算幹什麼的，」他自己叨念着步下台階，直向南邊那排房前走過去，一邊走着，一邊招呼道：「何二弟，你們這裏夜間連卡子全不放，怎麼這個點兒也不派人看守，裏面下來人，倘若看出這種情形，豈不是自找難堪，幾二當家的那份嘴臉你們惦得了麼？」他一邊招呼着，一邊緊往前走，鄧子敏一想這是天賜良機，我不趁這時動手，等待何時，鄧子敏輕輕的飄身落在地上，正守在門前，一閃身闖進屋中，腳下一點，已縱到劉漢英面前，劉漢英見鄧子敏闖進來，很着急的恨聲說道：「鄧老師你好糊塗，我安心和這匪首朝朝相，你還

不趕緊退去。「鄧子敏道：「事太危險，由不得你，趕緊脫身，我們已經算沒白來了。」說話間，伸手把劉漢英的綁繩從椅子後全憑掌力給折斷了，鄧子敏低聲問怎樣走了麼？劉漢英雙臂略一伸縮，答了聲，不妨事，鄧子敏立刻把那蠟紙燈籠先給摔滅，撲的一口把桌上的燈也給吹滅，立刻向劉漢英說了個「走」字，已經縱身到門外，劉漢英也跟蹤上來，鄧子敏竄出屋之後，趕緊的翻身，向屋頂上縱去，劉漢英也跟蹤而上，這種地方，就叫當局者迷，匪巢中防守這麼嚴密，這時竟完全容他如此容易的脫身逃生，實在是近情理，像鄧子敏劉漢英全是久走江湖的人，當時全沒覺出可疑來，認爲是機會湊巧，這兩個人從屋面上翻到房後時，聽到有匪黨驚呼的聲響，他們招呼你們快來，屋中燈滅了那點兒，非逃走不可了。」鄧子敏招呼着劉漢英趕緊走，直奔那祕密的石洞門，鄧子敏一邊往前緊自縱身，還得緊照顧着劉漢英，恐怕他被綁的時候很大，週身的血脈不合，可是劉漢英原本是安心用苦肉計，爲得深入匪巢，探查一切，心情不同和被獲遭擒兩樣，到這時，身上力量絲毫不減，撲奔到那個祕密洞口附近，鄧子敏向劉漢英低聲打招呼，叫劉漢英不要往前闖，先要看看那守洞門的匪徒，是否在內，後面已經有追趕的人，這裏一有阻攔，被前後夾攻的堵截住，就不容易施展了，兩人往這石洞兩旁把身形隱住，鄧子敏躡足輕步往石洞裏探查，還沒看見人，已聽得有輕微脚步之聲，似在裏面來回走着，鄧子敏回頭看了看，後面匪巢內還沒看出什麼異狀，來追趕的人，也沒有緊趕過來，可是只聽到一遞一聲的胡哨連鳴，鄧子敏縱身到劉漢英身旁，附耳低聲道：「我們不趕緊把裏面這人收拾，就不易闖出這祕密門戶了，」劉漢英只答了個「好」字，兩人已經不用再打招呼，各自一縱身，撲進石洞口，前文已經說過，這裏是兩丈多長的一個圓洞，在石壁上有一壺

油燈，可以微辨出裏邊的形狀來，鄧子敏是頭一個撲進來的，他身形起落之間，已經到了這石洞的轉角處，裏面把守這秘密門戶的匪徒，正從外邊往裏走過來，鄧子敏一犇身，向前撲去，此人竟不是平常的匪黨，立時警覺，他竟自身軀沒轉倒縱回去，手指的唇上一按，吱的一聲，響了一聲胡哨，鄧子敏這一撲空，跟着腳下一用力，已經追到他面前，口中却喝叱了聲：「朋友，你怎麼翻臉不認得人。」鄧子敏口中說着好話，手底下已然在變掌交錯之下，向這匪徒劈胸打去，這種掌力打出去與衆不同，帶着一股子勁風，可是這匪徒，他却往旁一側身，伸右掌橫往鄧子敏的腕上一塔，却用金絲剪腕來刁鄧子敏的脈門，鄧子敏一驚，這匪徒一伸手就是這內家上乘的功夫，自己急忙把右掌往下一沉，一橫身，左掌從下面掌心向外倒打出去，直奔這匪徒的小腹，這種金叉手用的是十足的力量，那匪徒竟自往後一倒步，右腳向自己的右腿後斜着一探，他自己的雙掌在胸前交錯着，斜往兩下一分，竟向鄧子敏的右臂曲池穴切來，鄧子敏右掌駢食中二指，向他肩井穴上猛戳去，卸他這條胳膊，匪徒往下一矮身，身軀倒轉雙臂從左往右猛往外一抖，雙掌向鄧子敏胸肋上便打，這種掌式沉實有力，可是那捕頭劉漢英，已經聽得石洞門外有胡哨之聲，他身軀原本是矮着，這時猛一長身，向匪徒身後猛撲過來，脚尖才點着地，烏龍探爪向匪徒的背後猛打過來，這匪徒才待抽招換式，背後這一人襲到，他左脚往外一滑，身軀猛往左一閃，已經轉過身來，捕頭劉漢英掌已打空，鄧子敏也聽到了石洞裏面追趕的人這就要到，猛然雙掌在胸前交錯着，左掌往外一穿，奔匪徒的右肩頭後打過來，這匪徒一斜身，肩頭一閃，倒轉身軀，右掌橫向鄧子敏的背上一擊，可是他已經犇身一縱，到了石洞轉角，鄧子敏在一掌劈空之下，身軀往下一矮，一幌肩頭猛撲過來，這種跟蹤追趕得疾，

裏面又沒有多大的地勢，和這匪徒好像同時起落一般，鄧子敏雲龍探爪脚下才佔地，掌已遞出，砰的一聲，打在這匪徒的背上，踉蹌的向前倒去，正摔在石洞的走道內，這時劉漢英在鄧子敏得手之下，已經把門弄開，鄧子敏回頭看了看，自己放了心，却往石洞內一縱身，把壁上那盞油燈搗滅，翻身一縱，到了外面的門口，和捕頭劉漢英闖出門來，兩人認爲今夜還算十足幸運，竟能安然脫險，這裏可不敢就攔，鄧子敏向劉漢英說道：「我們從這裏撲奔東北，先要找到那個夾溝，就可以把出路尋着了。」這兩人一前一後，往東北這一帶縱躍如飛退了下來，前面已發現匪巢設卡子的所在，也就是劉漢英先前被他們囚禁之處，繞着這片房屋，往北轉過來，正是那道橫道，也就是鄧子敏臨裏面時暗中跟蹤他們的地方，直奔那個往北拐的路口，兩面全有叢雜的樹木，當中一條道路，鄧子敏和劉漢英還是緊自留着神，來到那十字路口附近，猛然聽得離開丈餘遠的樹頂子上，有人發着笑聲說道：「朋友們，我在這裏等候許久了，請留步吧，」一條黑影從樹頂子上縱飛下來，落在當中這條道路上，此人身形矮小，有樹陰黑影遮蔽，更看不清他的面貌，鄧子敏和劉漢英兩人疾往兩旁一分，亮開式子，鄧子敏喝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敢阻我的去路。」那人竟一聲冷笑道：「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比朋友你強的多，在下是江湖上無名小卒，姓阮名仁。」鄧子敏一聽他報出「萬」來，這是嶺南七弟兄中笑裏藏刀阮仁，也是最陰損厲害的對頭，他既在這裏堵截，只有動手一拚，雖是被他用話逼迫，鄧子敏仍然不敢就報姓名，只厲聲喝斥道：「我來到香山，既然你們不肯把我當朋友看待，咱們只好手下見功夫，鄧子敏立刻赤手空拳往上撲來，這種地方也就是鄧子敏膽高胆大，這次來探山，他不止於不想用兵刃，並且連兵刃也沒帶來，因爲他使換的是一對子母鴛鴦鏢，

那種兵力，不容隱藏，江湖道中使用子母鴛鴦劍的很少，即容易被匪黨猜測出來，所以赤手空拳和劉漢英來探山，此時是毫無所懼的猛撲上來，照着笑裏藏刀阮仁劈胸就是一掌，阮仁他早把七星尖子撒在手中，見鄧子敏不肯報「萬」兒，居然敢空手進刀，遂往右一撤步，七星尖子照着鄧子敏的右臂上便截，鄧子敏右掌往回一撤，右腳往左一繞步，身軀橫過來，左掌從下高翻「葉底偷桃」左掌反向阮仁的腕子上劈去，那阮仁往回一撤刀，身形往左一斜，鄧子敏才一撤身，阮仁「漁父搬簪」式，上半身往右斜探着，七星尖子竟向鄧子敏的背後扎來，鄧子敏往左一個旋身繞步，竟施展八卦掌中「遊龍探爪」已經反欺到笑裏藏刀阮仁的身右側，掌已打到。九現雲龍鄧子敏他這種掌法在當時武林中，多數的不明白這種身手和路數，武林中派別不下六十餘門，可是知道這種八卦遊身掌的，沒多人，鄧子敏獨得這種獨創一派的武功，所以這種掌法出來，實在是神妙莫測，看着是以綿軟巧勝，實際上是一招一式，這種掌法出來，沉實有力，招數尤其連環變換，如長江大河，滔滔不斷，那劉漢英見鄧子敏應付有餘，自己却仍然把身形隱匿，爲鄧子敏暗中瞭望着，隄防着有匪巢的餘黨到來，這時九現雲龍鄧子敏，以一雙鐵掌對付這嶺南七弟兄中最利害的人物，依然是應付有餘，這種掌式撒開，起落進退，身形快若飄風，捷如電閃，和阮仁連換了二十餘招，居然這笑裏藏刀阮仁，他手底下情形雖然不能勝過了鄧子敏，可是決不致於立時就敗在鄧子敏的掌下，他忽然虛砍了一刀，說了聲：「朋友，今夜我阮仁算認識了你，咱們後會有期，」他竟自翻身縱躍入林中，這一來鄧子敏可有些省悟了，他這種退去的情形，分明是故意的阻攔我一下，要看清了我是何如人，分明對於我的來歷，已經了然，我們這次真個若是沒探察他們的虛實動靜，反被他摸清了自己的底細，還南

海縣雙勝鏢局，有可能危險了，劉漢英也從暗地裏縱身出來，會合一處，鄧子敏是一語不發，盡揀那能以隱蔽身軀的地方，按着方向往回下退了出來，一路上毫無阻擋，離開匪巢已遠，劉漢英也是一個老江湖，在此時也認爲匪巢探查的情形有些不對，遂和鄧子敏一商量，好在廟中也沒存放什麼東西，不必再耽擱，趕緊趕回南海縣，恐怕鏢局子已到了危險的時候，鄧子敏也認爲此番探山，明面上看着以爲得手，實際上已然失利，遂約劉漢英一直的趕奔前山，直到天亮後，兩人只在那前山的茶棚上，略微歇息了一刻，趕緊的翻下山來，僱船回轉南海縣，趕到鏢局時，已經是晚間起更後，這兩人一回來，鏢局子鏢師們，全在提心吊胆等待着他們兩人的信息，看到這兩位老師傅安然回來，鏢師們全放了心，只是兩人神色上十分悞喪，雙刀修萬勝，神箭手方庸，把鄧子敏劉漢英接到後面，落坐之後，修萬勝問起探山的情形，鄧子敏略述經過，向修萬勝等說道：「諸位師傅們，不忘舊義，竟肯這麼不顧利害的要爲鐵獅王復仇，不過眼前的事，可十分危險，他這香山總舵，想不到竟自己把勢力養成，現在匪黨的力量，實不可輕視了，並且這一般匪黨們，全集結在香山總舵，那雷州二醜，實在是做了天南綠林道的盟主，我們現在就是不顧生死的對付，總覺力量不足，不過時日越深，他的根基越固，更無法動他了，可是眼前我們暫時棲身之地，大約已被匪黨所知，說不定這次我們探山，反到被他看出我們的實際情形，全是鐵獅王的舊部，這裏恐怕不能容我們存留下去，匪黨發動，也就在旦夕之間，現在也不由得我們再遲延下去，我想敬暗我明，蕭金郎和鐵沙掌沙天龍尚在衡山五子峯楓樹谷，也只有叫他們趕緊到來，和匪黨們一拚存亡生死，現在我們要設法移挪一個地方，我們復仇不成，若是反遭到匪黨的暗中襲擊，那可真是笑話了。」神箭手方庸忙說道：「鄧老師

，不必着急，事情還算湊巧，在兩位老師傅們走後，我們舊日的同事弟兄，先前是西江分號的鏢師，大力神杜雲崖，他竟趕到這裏，知道我弟兄在此匿隱着形跡，招集鐵獅王舊部，尋訪少鏢頭，所以他也趕了來，愿意爲宏達鏢局恢復天南的事業，可是他能够到找這裏來，並不是他個人得到了信息，原來他有一位師叔，此人提起來，大概鄧老師也許知道，就是那當年曾在這天南一帶，創出一萬一子來的老武師安世義，江湖中全稱他爲多臂熊，他原來就住在這南海縣渡仙洲樂善山莊，這位老英雄，已經十幾年來，不再聞問江湖道的事了，自己頗置了些田產，在樂善山莊，隱居起來，享受那人間清福，安世義他當年和鐵獅王的夫人娘家老父駱建候，是很要好的朋友，並且和鐵獅王也是道義之交，這位老英雄，膝前是無兒無女，所以鐵獅王那位夫人，會以義女的名份，就算是拜在他膝下，鐵獅王失敗之後，這位老英雄安世義十分痛心，也會派人各處打聽他義女駱絳雲母子的下落，所以這位老英雄，對於鐵獅王遇害的事，十分關心，對於我們在南海縣設立這個鏢局子，老英雄早已知道了，老英雄深愿意我們能够爲鐵獅王報仇雪恨，所以對於這雙勝鏢局一舉一動，完全暗中察看了去，這位老英雄預備在我們動手時，定然要助我們一臂之力，大力神杜雲崖，自從宏達鏢局總分號瓦解之後，杜師夫那肯甘心，這幾年來，索興把鏢局這一行不幹了，到處裏尋訪少鏢頭的下落，可憐他把東南這幾省，廣東，廣西，四川，貴州，全走遍了，訪尋不着少鏢頭和主母的下落，可是他決不灰心，仍然在這廣東廣西一帶，以商販掩蔽着形跡，前些日子到南海渡仙洲，樂善山莊，拜望他師叔多臂熊安世義，這位老英雄才告訴了他，雙勝鏢局全是鐵獅王的舊部下，叫他趕了來，通知我們，這裏的形勢十分不穩，據安老英雄探聽爲這香山總舵，所有的匪黨們，完全是當年對付鐵獅王

的仇人，他們集合在這裏，勢力雄厚，雖然他們還不知道鐵獅王的後裔究竟是否存在，可是他們也時時在提防着，鐵獅王舊日手下的鏢師，不肯甘心，大約這雙勝鏢局他們已有耳聞，是鐵獅王舊日的弟兄立起來的，所以叫那香山總舵的弟兄們，時時監視跟綴，雖則鏢局子方面沒露出什麼馬脚，可是這羣匪黨，全是這兩廣一帶有名的人物，十分厲害，他們既然十分注意，恐怕就是得不着什麼真憑實據，也要不容我們在這裏幹下去，所有叫杜師夫趕緊到這裏來，老英雄的意思，我們的力量未足，一時不能動手之下，只有把這個鏢局子收了，老英雄情願把自己風燭未了之年，報答已死老友，爲鐵獅王盡些力，叫我們全趕到樂善山莊，以那裏做爲根據地，把力量預備足了，再行下手，安老英雄決不怕惹出什麼禍來，好在這些年安老英雄隱居在渡仙洲，從來是安份守己，不問江湖上的事，所以綠林道中，沒有人注意他，只有我們投奔他那裏，定能保護一切，老英雄雖然年紀大了，自忖還能爲我們盡些力，一九現雲龍鄧子敏聽到了修萬勝這番話，不由感激得幾乎落下淚來，向修萬勝道：「想不到鐵獅王還沒白交了一般朋友，雖則當年失敗時，死的過於冤枉，可是那時實因爲遭到雷州二醜的暗算，猝不及防，爲一般匪黨所殺，可是所有和鐵獅王交往的朋友，以及在他鏢局子做事的弟兄，沒有不憤慨填胸，懷着誓欲與賊黨一併生死之意，只爲那時雷州二醜所勾結的嶺南七弟兄，香山四煞等，力量太厚，鐵獅王所有的一般好友和鏢客們，全在事前散開，那雷州二醜在事情發動之後，手段十分惡辣，所有各分號幾乎是同時與總鏢局子被誣所毀，死亡逃散之下，就是有心爲鐵獅王復仇，強弱懸殊之下，也不過是自把性命送掉，於事無補，所以我很知道，凡是和鐵獅王有交情的人，沒有不打算爲他報仇雪恨的，像這位安老英雄，在事隔多年之下，依然不忘舊義，不計

利害，這麼銳身自任，叫人怎不感激，可是杜師夫怎麼不見？」雙刀佟萬勝道：「他方才出去，到街上買些東西，大約這就回來了。」神箭手方庸道：「鄧老師，據我看我們應該趕緊的把仗義帖送出去，事情不容再緩，還是趕緊下手才好，我們既然想着破出性命去，和雷州二醜一併，我們還怕的什麼，反正幹這個鏢局子，原本就沒打算拿他當買賣做，這個字號就是被匪黨們挑了，又有什麼可惜，我們不必再連累他人，像安老英雄願念舊交，要仗義相助，只是我們真個投奔到那裏，那不管把一場滅門之禍送去了，倘若把樂善山莊毀在我們身上，我們於心何安，依我看趕緊打發人把沙老師和少鏢頭找來，立時動手吧，」正說到這，門一開，從外面走進來一個彪形大漢，進得門來，就招呼道：「鄧老師，今生今世還和你能見面，你我全能活在世上，真不容易了，」九現雲龍鄧子敏見正是大力神杜雲崖，鄧子敏一打量這杜鏢師的形狀，知道他這些年困頓江湖，十分不得意，那麼雄偉壯健的漢子，現在也消瘦多了，他那麼身量高大，紅紫色的臉堂，現在臉上已經蒼白了，並且顯着比當年身量矮了，鄧子敏看到他更覺傷心，這種人血心交友，任憑受到多大苦難，他全要忍受着，定要爲舊日的恩主報仇，在江湖上真是難得的人物，鄧子敏趕緊走上前去，雙手拉住杜雲崖苦笑着道：「杜師夫，這些年來，很苦了你了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，我們留得命在，總有相逢之日，好在杜師夫你這番血心，沒有白用，蕭金郎已然長成，武功本領也還交待得下去，總算是爲鐵鏢王保全了這條後代，最痛心的只是那位主母，慘死苗疆，連屍骨還埋在鐵樹寨，但是金郎能够安然的活到今日，我想主母地下陰靈也當少慰，你的情形，我已經聽修師夫方師夫說過了，到今日我們能够在這裏互相見了面，一切事正好彼此商量着手辦理。」鄧子敏又給劉漢英引見了，互相落坐，大

力神杜雲崖問起鄧子敏和劉漢英探山的情形，鄧子敏很慚愧的約略的說了一番，大力神杜雲崖道：「鄧老師，我們現在還有一點意外的幫助，就是我的一位師叔多臂熊安世義，他就住在這裏附近渡仙州，樂善山莊。」鄧子敏忙答道：「我已經聽修師父說過了，老英雄這麼仗義相助，令人可感，不過老英雄的意思是想叫我們把這鏢局子收了，全投奔到樂善山莊，在那裏集合起來，下手對付這幫匪黨，這件事我們不要辦莽壯了，杜師夫你想，安老英雄俠腸熱骨，不計利害，要爲鐵獅王復仇，可是在這鏢局子裏任憑匪黨對付我們，我們也不過把這雙勝鏢局搭上，沒有什麼可惜，我們這一般人現在不論走到那裏，全帶着一身禍，老英雄雖然有拔刀相助之心，我們也不忍給他帶去滅門之禍，你想匪黨當年對付鐵獅王那份毒辣，現在我們又想復仇，匪黨更要下毒手了，我想就是這裏真個被匪黨逼得不能存身，我們也要另打算安身之處，樂善山莊還是不去爲是，大力神杜雲崖說道：「鄧老師，這倒無須固執，我師叔多臂熊安世義，他是武林中任俠尚義的人，既然已經說出願爲死去的鐵獅王報仇雪恨，更兼他和主母駱綠雲的娘家，也頗有淵源，老英雄爲這場事伸手幫忙，也算是江湖道中一點義氣，那樂善山莊地方，雖然不大，可是形勢極好，若是在那裏稍微佈置，反能够防備着雷州二鶴的陰謀詭計，暗地圖謀，比較鏢局子可就穩妥的多了。」雙刀魯萬勝，神箭手方唐也全不主張着到樂善山莊去，只願意老英雄能够伸手幫忙也就很好了，鄧子敏道：「我們現在也不必非定規準了不可，臨時看看形勢再說，我們現在要緊的是先得把少鏢頭蕭金郎和沙天龍找了來，也好伸手辦理這件復仇的大事，金郎只要到來，所有一般武林同道，看到了鐵獅王後裔尚存，那時自然也是伸手幫忙的大有人在，他不到這裏來，我們號召起來，恐怕人家難以置信，」雙刀修萬勝點頭道：「

鄧師父說的極是，只是那衡山五指峯，楓樹谷是一個極隱藏的所在，沒去過的人不易尋找，誰能趕到那裏呢？」鄧子敏道：「現在我們這般人似乎全不能去了，當州二醜那裏恐怕就要發動他的力量對付我們，我們人少了怕要不足應付，我想由佟師父在鏢局中挑選一名精明強幹的弟兄，我寫一封書信，叫他帶了去，更把五指峯楓樹谷的形勢畫出來，叫他按圖找尋，那裏總可以找到。」神箭手方庸向雙刀佟萬勝道：「佟師父我看這件事倘若派那趙子手周三立定能把這件事辦到，當初他在總鏢局子也曾呆過，沙師父見了他，也還認識，叫他夤夜兼程而進，路上千萬別耽擱，這一來我們不致於佔了有用的人，周三立可以替我們辦了這件要緊的事，佟師父以為如何？」佟萬勝道：「我倒真把這人忘了，叫他去是再好沒有，鄧老師你趕緊修書，打發他立即起身吧！」九現雲龍鄧子敏趕緊寫了一封詳細的信，更把人衡山的道路全畫出來，奔五指峯楓樹谷的路徑，全一一的詳細繪圖，把周三立叫到面前，親自囑咐他一番，告訴他到了那裏找韓震韓師父的方法，厚給了他盤費，叫他把行蹤隱密着，立時起身，連着一夜也不要耽擱，在南海縣境內，千萬要一切謹慎着，更要留神，不要被人跟綴上，周三立點頭答應，立刻打點了一個小包裏，藏在了衣服內，外面披上了長衫，絲毫看不出來是出門人的情形，趁着黃昏之後，街上黑沉沒有人注意，他離開縣城，趕奔湖南衡山，把他打發走，還算交待了一樁重要的事，在晚間更計議着發俠義帖，請廣東廣西一帶鏢行中的鏢頭，鏢客，和武林中有交情的人。到南海縣助拳幫忙，這俠義帖在武林中有這種義舉，無論交情的厚薄，只要接到這種帖的，定要趕到，可是九現雲龍鄧子敏，雙刀佟萬勝及神箭手方庸，大力神杜靈崖，商量好了，這次的俠義帖得慎重着散出，寧可少一分力量也不要添一分禍患，交情不十分可靠的，決不下

帖相請，免得對於來人這些年來久遠疏遠，不十分清楚他近來的行動，這場事比不得平常武林中遇到了難解決的場面，請大家評理幫忙，這香山總舵到現在已經算是作了天南一帶的綠林盟主，手眼大，認識人多，倘若所請的人跟這香山總舵暗有來往，無形中要受了極大的害，所以這種帖決不多往外散，在這路近的只有六七處，路遠的有十幾份，還是鏢行中人多，把帖寫好之後，挑選了四名伙計，叫他們分頭去散，俠義帖到都辦理好，天可就不早了。三更已過，鄧子敏和劉漢英以及大力神杜雲崖住在上房裏，這是後櫃房，兩位鏢頭修萬勝和方庸住在前面賬房，還有三位鏢師全在裏跨院，靠西面一帶是趕手手和伙計們，這雙勝鏢局原本就是一個小字號，鏢局沒有多少人，原本就沒打算發達這個字號，不過借着這個牌匾遮掩耳目，鄧子敏和劉漢英從香山回來，就沒得歇息，緊跟着又勞累了半夜，此時覺着十分疲倦了，全上床歇息，立刻睡着了，那大力神杜雲崖，因為今夜睡的過晚，他躺在床上反倒翻來覆去睡不着了，他是緊靠窗前一架床鋪上，鄧子敏是在裏間，劉漢英却在明間和杜雲崖對面，杜雲崖反覆思索起當年的事，越發的睡不着了，這時紙窗上尚有一角月光沒退下去，杜雲崖躺在那兒兩眼望着紙窗出神，他是心裏越煩越把過去的事全湧上心頭，想到當年鐵獅王在世時，聲勢煥赫一時，武林中朋友也多，也全敬重他，憑一身武功鬧起來的，稱得起是威震江湖，綠林道真是聞名喪胆，提到鐵獅王全要畏懼三分，想不到被一班綠林道暗算，弄得死亡逃散，瓦解冰消，幸爾仗着生死之交，顧全大義的沙天龍等撫養孤兒長大成成人，鐵獅王香燻能够不斷，可是到如今這一般舊日的弟兄，想為鐵獅王報仇，這件事尙不知結果如何，按眼前這點力量恐怕未必是對方的敵手，這香山總舵聲勢浩大，凡是兩廣一帶的綠林，可以說全受這香山總舵的支配，到如今只有

各盡其心，大家湊到一處幫助着顧金郎，和雷州二醜一般匪黨們拚一下子，成敗也就在此一舉了，這大力神杜雲崖心裏想着過去的事，他那裏還睡的着，耳中聽得街道上的梆鑼已經交過了三更，自己也有些倦意了，正在朦朧欲睡之間，耳中忽然聽得一些聲息，大力神杜雲崖他是一個很粗豪的鏢客，決沒有多萬勝和方庸二位鏢師那麼心思細膩，若在平时就是聽見這種輕輕響聲，也不會注意。現在因為心中現存着喬山總舵已有不利於雙勝鏢局的心意，自己未免驚了心，睜開眼竟自坐了起來，他這床舖本正挨着前窗，把臉貼到窗上，側耳細聽，立刻心中一驚，果然是房上有了人，屋瓦連連的又發了一陣輕響，聽出是有人在上高輕着脚步移動，他連忙把窗紙點破了一些，往外查看時，只見從東房上屋脊後，正有一個夜行人，往起一長身，可是同時從正房的屋頂上，飄身落下一人，已經到了台階前，這人竟一斜身向廂房那邊的屋頂上，一點手上邊那人也跟着縱身竄了下來，正房窗前這邊月光已經轉過去，雖則是一片黑暗，可是離得稍遠些尚有斜月之光，依稀的可辨別出來人的面貌來，只見正房下這個年紀也就是五旬左右，中等身材，二道吊角眉，一雙三角眼，尖鼻子，薄片咀，唇上留着短鬚，從這份像貌上就看出此人十分險詐，從廂房下來那個年紀也有五旬以內，那種像貌叫人一望而知，他是何如人了。慘白的一張臉，眉梢眼角全往下垂，活像一個吊死鬼，背插七星尖子，一身短小衣裳，分明是嶺南七弟兄中最小的一个活喪門阮義，這二個在院中聚到一處，彼此附耳低聲，商量了一下，跟着從前面偏西邊的房坡上，可顯出一個夜行人，年紀有三十多，生得也是短小精悍，一身青色夜行衣，青絹帕包頭，並沒有背着兵刃，身形很是輕快，從那西房上一聲身，已經竄出二丈多來，竟自落在了這道院當中，這三人聚到一處，忽然立時分開，有二個翻身竄上房

去，只有那頭一個下來的，竟自撲棄了窗戶下，大力神杜雲崖心想我不要再忍着了，這來的既有那活喪門阮義，他是嶺南七弟兄中最毒最惡的一個，決不會到鏢局子探查一番而去，我還是趕要招呼鄧老師傅和劉老師傅一齊動手應付，杜雲崖一轉身從床舖上下來，才把鞋穿上，要去招呼劉漢英，可是耳中聽到窗紙上一響，窗戶上已被這匪徒點破一孔，却從這紙孔中探進一物來，杜雲崖不由心驚，暗罵好惡的賊黨，不敢明打明鬥，却要用這種下流的手段，他這定要使用薰香想把屋中人困住，任憑他下毒手，杜雲崖可不敢再遲延了，深知道這種東西厲害，只要容他這薰香盒子的烟氣散開，可就非全被他薰倒了不可，杜雲崖一怒之下，床舖的旁邊正放着一個矮凳，杜雲崖也真够怔的，把這矮凳抄起，猛力的向窗上擲去，嘩啦一聲，把下面這個窗戶完全砸碎了，凳子也飛出去，叭咣一聲，那凳子竟摔在院中，分明是匪徒已然撒身躲開，劉漢英跟九現雲龍鄧子敏那還會不驚醒，鄧子敏已從屋中竄出來，低聲招呼，「杜師傅，怎麼樣？」杜雲崖已經伸手拉刀，口中却在招呼着：「人家已經到了，拉傢伙動手吧，」這時外面却一聲喝喊道：「胆大的鏢客，你敢這麼動手暗算你焦大爺，你們這般殺不盡的鏢客們，竟敢隱匿在這裏，今夜才是你們的末日到了，這時大力神杜雲崖想到復仇未成，匪黨們真個猖狂，竟自反來到鏢局，這也過於欺負人了，噯的一下，一脚把門踹開，他頭一個竄出來，九現雲龍鄧子敏和那劉漢英也全飛縱出來，可是房後面火已經起來，原來方才分手的那兩名匪黨，竟自趕到後面，先把後面的房子給點着了，火一着起，跟着吱吱的二聲咕哨，全從後面翻過來，這時從東西牆外又闖進兩名匪黨，前面櫃房的雙刀魯萬勝，神箭手方庸也全聽到了後面的聲音，立時招呼着：「各拉兵刃闖出來！夥計們也全聽到了聲音，更看到了後面已然火起，知道鏢

局子的禍已發作，這已到了賣命的時候，各自抄兵刃吶喊着，撲奔後院，這時後院已竟動上了手，大力神杜雲崖一闖出來，九現雲龍鄧子鄩，劉漢英，全跟縱出來，所到的匪徒，竟自有一個發話道：「鏢師們識時務的趕緊把鐵獅王的子女獻出來，交給我們帶着走，我們也不趕盡殺絕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香山總舵楚樊二位飄把子，只要的是他母子，只要你們把他母子隱匿之處，痛痛快快說了出來，我們也不過分和你們爲難，朋友們放明白些，現在生死兩條道，要你們自己揀了。」九現雲龍鄧子敏向前一縱身，闖到裏頭，丁字步一站，向這發話的匪徒說道：「朋友們，今夜既然來到鏢局子裏，你們更自己報出字號，是香山總舵下來的人，不錯，這件事我們現在決不會不承認，這鏢局子除了幾個新來的伙計，我們全是當日宏遠鏢局鐵獅王鏢旗下的弟兄們，請發話的這位，你先報個「萬兒」姓鄧的有話和你講。」說到這句，更趕緊回頭，招呼了聲：「後面好朋友已然把火點着了，你們可不要痴心妄想，再要這雙勝鏢局，任憑他去燒，不要管他。」這時答話的却冷笑一聲道：「相好的，大約你就是那鐵獅王蕭宏舊日的朋友，九現雲龍鄧子敏，前夜到香山闖入我們總舵的，錯非是你，別人也不配，很好，這場事今夜朝着你說，倒還值得，我在下姓阮名義，綠林中全管着我叫活喪門，綠林中不過是一個小卒兒，只是姓鄧的你也太看輕了香山總舵，就那麼容易得你隨便出入，那也太笑話了，就憑你姓鄧的要想入我香山總舵，還不大那麼容易，我們正爲的是叫你稍微的見識見識，更要從你身上證明了這雙勝鏢局果然是那鐵獅王舊日的黨羽，所以才任憑你安然的回到南海縣，相好的，你枉在江湖上闖練了，果然我們看的一點不差，正是你們這羣孤魂怨鬼，聚在這裏，還要作那種妄想，我們特意在今夜前來，爲的是從你們身上要找那鐵獅王的妻子，實話實說，全告訴

你了，相好的，賂絳雲跟那鐵獅王的兒子，隱藏在那裏，你敢有半字虛言，你這雙勝鏢局別想走脫一人。」

「鄧子敏冷笑一聲道：『原來你就是嶺南七兄弟中，活喪門阮義，我久仰大名，朋友話說得太狂了，那楚豐樊莊，居然竟活到今日，姓阮的，你也還能等待着鐵獅王一般血心的朋友來清算這筆舊賬，姓阮的當日你們是用的一暗箭難防，』那算不得江湖上好朋友，你可知道那時你們人多勢衆，給我們個措手不及，以至完全毀在你們手內，稍有血性的，焉肯甘心，眼前這幾個人，算不得什麼，這次不把楚豐樊莊心肝五臟挑出來，決不算完，姓阮的，你有多大本領，竟敢來在這裏發威，我怕你再回不了香山總舵了。」這時已經湊到活喪門阮義身旁，正是那黑心焦文豹，猛然往起一縱身，飛撲了過來，掄練子槍，向鄧子敏頭上砸來，口中還在罵着姓鄧的你活膩了，他這一撲過來，大力神杜雲崖，也往起一縱身，嘩楞的一對鐵鏢雙懷杖，竟自抖開，向活喪門阮義撲頭蓋頂就砸，這時房頂上更吱吱的胡哨連響，連竄下三名匪黨，各舉兵刃，往上圍攻，雙刀修萬勝，神箭手方庸，也全各自動了手，和這羣匪黨們戰在一處，可是這羣匪徒們手段惡辣，後面的火一着起來，式子非常的猛，剎那間連裏面這道院子也全引着了，九現雲龍鄧子敏深恨這匪黨們太以賣狂，自己已經跨着子母鴛鴦鏢，却不肯用兵刃對付他們，仍然以一雙肉掌，把八卦掌施展開，對付黑心焦文豹的這條練子槍，活喪門阮義一口刀上下翻飛，跟這大力神杜雲崖這對雙懷杖，殺了個難解難分，那其餘的一般匪黨，和鏢師們全是拚鬥上，越子手伙計們也全四下圍攻，一來院中地勢不大，彼此施展不開，二來火勢已成，上房這一燒起，這院中烟火滾滾，尤其是停留不住了，更兼匪黨們在這種場合下，決不想叫字號，單打獨鬥，他們還另有陰謀，那頭一個動手的黑心焦文豹，一條練子槍，在盡力對付

之下，只能够和鄧子敏戰了個平手，他這才知道果然此人武功出衆，掌法超羣，何況他所會的這一門功夫，在當時武林中會的全少，何況綠林道中更是不明白這種手法，焦文豹他那敢戀戰，竟自虛打一槍，如飛的竄上廂房，鄧子敏一個龍形穿手掌式，跟蹤追了上來，此時也是實在憤恨匪黨們過分的手段惡辣，竟還要迫取鐵獅王的妻子性命，這一跟蹤往房上一翻時，那黑心焦文豹他才蹶上房坡，猛然從左往後一擰身，這條練子槍橫捲過來，任憑你多好的功夫，也不易再閃避他這條練子槍，鄧子敏脚登房簷口時，已經看到黑心焦文豹左肩頭往後一閃，就知道他已覺查自己跟蹤上來，忙把丹田氣一提，右脚尖猛的往房簷口一點，身形竄起六尺多來，竟從黑心焦文豹的頭上躍過去，往裏房脊上一落，豹文豹怎麼也沒想到這一練子槍還會被他逃開，下面一股子濃烟，也正撲上房簷口，他被烟呛得眼有些睜不開，鄧子敏那一蹤起，焦文豹趕緊的脚下用力想法橫下裏竄出去，好隄防鄧子敏的還擊，他的身形才往右一矮時，那鄧子敏已然在房脊上落腳之下，却左脚順着房坡往下一滑，身軀橫着一個「野馬分鬃」式，左臂往外一展，向黑心焦文豹的右肋上斜劈下來，這焦文豹他是預備往南面縱身，這一來他只得右脚往身後一撤，往房坡下一轉，把身軀帶過來，好閃開這一掌，練子槍也可以翻出，那知道鄧子敏此時在左臂劈出，身軀往前送，右掌已從左臂下遞出來，金龍探爪，向焦文豹右肩頭下打了個正着，焦文豹眼看看已經掙下房坡，那活喪門阮義竟自在跟鏢師纏戰之間，一眼望到黑心焦文豹已經帶傷，他手底下真快，竟自一撤身已經發出一支瓦面透風鏢，一抖手竟向從房脊翻下來的鄧子敏打去，可是他人隨鏢起，竟自往房上一縱身，借着他往上闖鏢式子，抓了焦文豹一把，把他帶的身形在上面一晃，已經往上縱了去，把往下摔的這個危局解開，鄧子敏在閃身鏢

鏢之隔，活喪門阮義已經一順刀反向鄧子敏扎去，焦文豹右肩頭這一受傷，右臂的動作不靈，他不敢再戀戰，緊自縱身從前面翻出了鏢局子，這時所帶的羽黨已經一步一步的逼緊，竟自把這鏢局子圍住了，南海縣是一個大縣城，在這種聲勢下難道官家就會充耳不聞麼？可是這班賊人他們一入南海縣，已經全分佈開，早有準備，這雙勝鏢局就開設在南海縣的北關內，這裏駐守的官人，沒有大隊的官兵，只有一處街道廳和守城門的兩名老軍，他們動手之前，已經全探探好了，竟自先行下手，把衙廳四五個官人，和守城門的兩名老軍兵刃全下了，把官人看守起來，他們更有那後路接應，從城外的碼頭上一撥跟一撥趕來的匪黨們，全在起更後城門關閉下，才相率進城，所以這地面上在白天的絲毫沒有動靜，這一來雖則把鏢局子放火焚燒，匪黨們從鏢局子四面進攻，沒有官面兒人來干涉，商人和老百姓們聽到匪黨這種聲勢，誰還敢多管閑事，所以匪人們才敢盡情施為，活喪門阮義這兩人當日在宏達鏢局，全吃過大虧，險些個全把性命送掉，此番到南海縣來，所以他們自告奮勇，先來下手以圖報復，此時所到的這班匪黨們，雖則沒佔了多大上風，可是鏢局子形勢十分不利，正房被火燒得最厲害，跟着轟的一聲，房倒屋塌，這一來鏢師們眼看著沒有立足之地，全破死命的拚鬥下來，那活喪門阮義跟鄧子敏在房坡上動手到六七個照面之下，忽然從東牆外一陣呼叫喝罵之聲，似乎已有有人在和匪黨拚鬥，跟着嗖嗖的連竄進兩個鏢客來，撲上房坡，正是鄧子敏和阮義動手之處，這二位鏢師一聲不響，各攬手中兵刃，向阮義圍攻上來，鄧子敏一打量來人竟是宏達鏢局舊日的鏢客智囊蘇子善，飛鏢韓琪，那活喪門阮義竟自虛砍一刀，翻身竄上東牆，他往外一撤，這二位鏢客才待追趕，從牆頭後面叭叭的就是一排弩箭，向房坡這邊射過來，鄧子敏和二位鏢客，趕緊一縱身，竄

到後坡，往下一矮身，借着房脊遮蔽住身軀，鄧子敏竟自招呼了聲：「二位老師父，你們看下面修師父可被人包圍，裏面火勢着的太旺，不能停留了，四圍若被匪黨包圍起來，恐怕我們再退出去。就不易落完整了，你們趕緊下去接應修師父殺退匪黨，我去清理出路。」這智囊蘇子善，跟飛鏢韓琪，這時也不便和鄧子敏答話，竟自竄下房去，接應雙刀修萬勝，這時鄧子敏却飛身竄向前門查看時，大力神杜雲崖，已經追趕兩名匪黨，到了大門的過道上，竟被外面一排箭射在他左臂上，左手的懷杖也甩落，才待轉身往回下退，右腿上又中了一箭，身軀一幌，從上面栽下來，鄧子敏一縱身，已經縱了過來，和大力神杜雲崖是同時往地上一落，雙手向他兩胳膊下一插，一用力猛往外一抖，把大力神杜雲崖橫推了出去，杜雲崖借着鄧子敏之力，竟自挺身站住，鄧子敏問怎麼樣？杜雲崖咬着牙一拾右腿，把腿上的支弩箭拔下來，往地上一扔，哈哈一笑道：「鄧老師，算不得什麼，鄧老師接着幹吧！」他一俯身，把甩落的那支懷杖拾起，一對懷杖完全合在右掌中，鄧子敏見他性命無礙，依然能動作，也就放了心，猛然往起一個「旱地拔葱」，身形縱起，向牆頭上一落，毫不停留，竟自從牆頭翻起，向牆外撲去，好快的身形，一起一落，不過一眨眼之間，鏢局子對過民房上，伏着六七名匪黨，才往這邊用箭射時，鄧子敏竟如飛鳥一般，已經向他們停身處落了去，鐵臂輕展，抓住了一名匪黨，竟把他高舉起來，一抖手橫拋出去，把伏守這裏的匪黨們，又砸倒了兩名，這種身形和力量，匪黨們那裏見過，吓得手足失措，現成的弓箭不能往外射了，全轉身往外逃時，大力神杜雲崖，在帶傷之下，他仍然咬牙忍痛，撲上牆來，一眼望到從對面房上有兩名匪徒，被鄧子敏那種神威震嚇的縱到街心，杜雲崖猛然撲了下來，雙懷杖全在右手中，橫着這一盤旋，整在匪徒們的腰

肋上，肋骨，背骨全折，只慘嚎了聲，立時斃命，可是這時雙刀修萬勝，神箭手方庸，全從裏面追出來，就在這時，一陣木梆子亂響，因為這邊的火勢着的太旺，匪黨們雖然把北門內一帶全把守住了，可是別處的官人看見這邊火光冲天，那能不管，竟自撲了過來，這裏匪徒們把鏢局已挑，鏢師們四散，匪黨打着胡哨也往下撤，鄧子敏見修萬勝已然闖出來，趕緊招呼道：「修老師，我們方老師現在那裏？」這時鏢局子大門忽然敞開，伙計們也有受傷的，也有一身灰焰從火場裏逃出來的，全在鏢局子門外集合，這時胡哨連鳴着，匪黨們竟向北關一帶撤退下去，鄧子敏恐怕神箭手方庸落在匪黨手中，自己才要翻進鏢局子查找，忽然從火勢略滅的西牆飛縱下兩人來，頭裏一個背上却揹着一人，後頭跟隨的在保護着，鄧子敏迎到近前一看，正是智藥蘇子善，飛鏢韓琪，那蘇子善背上揹的正是神箭手方庸，九現雲龍鄧子敏大驚失色的迎着問：「方師傅怎麼樣了？」這時神箭手方庸却答道：「鄧老師不用操心，沒有什麼妨礙，不過我慣用袖箭的，今夜反毆在人家的袖箭上，我在腿上受傷，動了筋骨，大約這條腿要廢，」鄧子敏道：「方老師先不要那麼想，只要命保的住就有辦法。」這時一般人全聚在前面，城內的官人也全趕到，雙刀修萬勝只好以鏢頭的身份向前答道：「我們這鏢局子被綠林盜匪挑了，現在我們的人無處安身，只有求老爺們給個方便，我們要立時離開城內，受傷的人我們帶走，決不給地面上添一點麻煩，老爺們定也明白，幹我們這一行的情形，只要一遇上這種事，決不能就算完的，一場接一場的招呼下去，所以我們還是暫離開城中，比較着在地面一弄出多少是非來，既給老爺們多添了麻煩，我們手底下也放不開，」官人們一聽這種話，遂叫他們把火場截斷了，不致於再連累別人，更得留下一個人到衙門裏去回話，其餘的人儘管出城，決不阻

擋，雙刀修萬勝遂挑選了一個能說話的伙計，隨着本鏢局子管賬先生到縣衙門去回話，這裏立時把局鏢子人集合齊了，幸而只是神箭手方庸受傷，更傷了三四名夥計，沒有損失了性命的，立刻也從北門退出南海縣城，鄧子敏的意思，鏢局子被燒，若是仍然留在城中，只有暫時找店房落脚，可是香山總舵這般匪黨下手過毒，他們決不肯就這麼善罷干休，定然要再接再厲來向鏢局子這般入下手，只有離開縣城之後，並前往別處投奔，僱三四隻民船，索興在水面上集合起來，一面預備到香山總舵，一面集合自己的人，出城之後，大力神杜雲庵却向鄧子敏道：「鄧師傅現在到了這種情形下，我們何妨到樂善山莊，暫避一時，豈不比臨時在船上好，我們不能因為拘束着自己的身分，不去投奔安老英雄，遇到急難時不叫朋友幫忙，還用朋友做什麼？我們很可以不必再遲疑，趕到樂善山莊商量此後的事。」鄧子敏還未加可否，只見從縣城東南角如飛的闖過一人來，此人脚下很快，趕到相隔已近，這一般武師們全各按兵刃，提防着來人，或許是匪黨趕到，這人相隔一兩丈外，已經高聲招呼道：「這邊可是雙勝鏢局老師傅們麼？」雙刀修萬勝方要答話，大力神杜雲庵道：「樂善山莊多臂熊安老莊非已派人來接我們了。」渡仙洲的人一到，這一班武師們齊入樂善山莊，散俠義帖，普請武林同道爲鐵獅王復仇。大鬧楓樹谷，雙龍鬥兩醜，香山武林會，重賀鐵獅旗，鐵樹碧翠雄迎烈骨，這般緊張場面，全在續集中交待。

